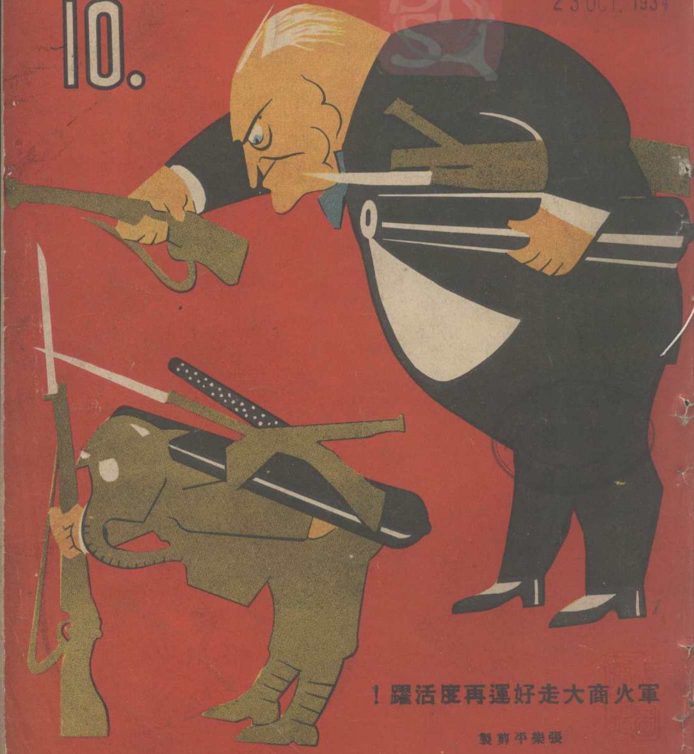
時代漫畫

10.

23 OCT. 1934



軍火商大走好運再度活躍！

張樂平剪製

重版新書
葉淺予作・重版出書
每集實售大洋八角
三集合購祗售二元
王先生 1
王先生 2
王先生 3
每集實洋六角如與王先生三
冊合購可照定價八折出售
安得生
第一集 安得生
時代圖書公司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第五三五號

時代漫電

中國保護動物會於十月四日舉行世界動物節，得請准市府通飭禁屠一天，當晚見有屠夫數人，如醉如狂地，踉蹌而入妓館，口呼『非殺個痛快不止！』(飛)

●

陸軍大學校長楊杰由歐考察同國在首都金陵大學演講：『……西洋之立國觀念，在於助強滅弱，實基於一種優勝劣敗之原理，誰有大砲飛機坦克車，誰即最受尊崇。而東方如中國則向以扶弱抑強爲標榜。可以崛起之列強及國際現勢藉得明此二種觀念之優劣。…我國如欲圖強，必須改變政治觀念及政治方法，迎頭追效歐洲列強立國之原理，且可收速效』云。(尤)

●

據全國學術工作諮詢處主任程振基談：『本處成立後，將首先辦理學術人員登記，再從事工作介紹。並擬聯絡國聯，期國際間能相互介紹工作』云。我人當樂觀厥成：第一，如國聯根據中國技術合作的條件，能推薦中國人才，爲洋大人服務，其喜可知！第二，中國人才供過於求，從此開闢國際門徑，國威焉有不振之望！(中)

●

現有一個名詞上之新發現：林森是五木拚成者，除此另有林森森者竟需八木才得拼成，堆砌非常自然！不過前者是無人不知之主席，後者是一個平民。(元)

●

近來旅日僑胞又一批一羣地被遞同國來了。國人又奮慨一番，總算打破紀錄又鬧了五分半鐘。其實『某國』對於僑胞已特別的優待了。君不見『一二八』時在祖國的同胞，卻一批一羣地在北四川路的廣東大戲院和虹口的三元宮內被屠殺，被拋屍於吳淞口外，連項松茂的屍體都不知究竟在那兒。這很足以證明中日邦交是一天一天地達到親善。(箴)

●

廣州公評報載有婦人曾林氏，家貧無依，願充倒糞婦謀生，去年二月間賓緣獲識衛生局倒糞伕目曹行，懇予倒糞婦一職，以十四元爲壽，當時曹即允許，並謂有他一日，必不將伊開除。曾林氏遂安心執役，業有年餘。不料本年五月間，因與同侶爭執，被曹將伊開除。曾林氏以其竟食前言，向伊交涉無效，一旦失業，衣食無着，遂指曹棍騙，向公安局控告云。此固爲一段臭官司，惟藉此亦足見賄賂之風於今迄未稍殺也。(中)

魯少飛作

世界未來的資本主義社會下的科學與藝術！

(最普遍化的電影，肉感與毒瓦斯。)

●

蘇州因[illegible]公開發售，已登記而所吸爲私煙犯，亦得[illegible]去。(飛)

●

見各報的顯目地位上載有××殯儀館廣告，照錄在后。

甲：甚麼地方辦理喪事最好？

乙：當然要算××殯儀館最好！

甲：好在那裏？

乙：因爲××殯儀館開辦最早，所以最好！

這就是他們很充足的理由「？」(瀚泉)

●

某日在理髮店內，偶見報載在滬已刊行的某日本報稱：『虹口一帶之日僑，對中國人所設之理髮店，假目能較日商便宜一半，多趨之，因此日人經營者，幾無人問津。』一理髮師遂語我，該同業能爲國挽回利權，亦是能盡國民一份子之義務。我固不知其意之所指，是否在能日日收進毫毛不少也乎？(飛)

●

上海市國貨工廠聯合會，規定官民制服式樣，分呈各院，其文有云：『……在項城執政時代，曾一度規定行政官吏制服，嗣因政變同歸消滅……服裝不一致，殊不足以整肅觀瞻，茲擬呈准國民政府規定文官制服及國民禮服，宜定爲元青對襟掛藍袍，國產眞絲綢緞織圓團國花。女子禮服亦須宜絲織品圓團國花，凡遇盛典，官民一律服用，以崇國體……』此二十世紀中國商人的生產政策，虧他們想得出兩重倒車，煞是欽佩。(元)

欲哭又笑齋隨筆

王履箴著

◉有爲青年到何處去？

牢獄是現代青年必要光臨的聖地，沒有到此中去過的人，簡直和沒有到過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沒有朝過麥加的回教徒，沒有遊過大世界的上海人一樣。牢獄生活給與人生的教育，較諸四年大學的造就，的確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地方。今之古人所以主張，在這動亂無常，青年又易入邪途的年頭，應速令全國最高學府一律停閉，多建『模範』監獄，以資儘量容納有爲青年，而求深造云云。下面搜得例證，以示言之非謬：

青年大學生江西人黃乃武志士，前因與大滬舞塲的金枝玉葉的舞女李秀英女史講眞正愛情，而遭白眼，遂演出失戀悲劇。黃志士痛心之餘，乃邀蘇州好漢蔣老大前輩同赴舞塲雪恨。孰意蔣烈士一時心慌，以硝鏹水誤灑戲劇家小保成老先生的女公子邱麗妃女史，毀其玉容。事後黃志士與蔣烈士不幸均被逮捕，各處徒刑十月。黃竟不服判决提起上訴。改判時，庭長對黃解釋謂：『爾青年氣盛，因極微之爭執，而敎唆人以毒液毀人身體，今特改判爾徒刑三年，正可藉此長期，在監獄中修養身心，將來期滿出獄，仍能成一有爲青年。』

再如『殺人小姐』陶思瑾，和棄城擅逃的縣長朱千也在獄中修養身心：一個學書習畫，一個捧卷誦經。一個行將終身囹圄，一個祇嘗三年『鐵窗』：將來都是有爲青年，自不待蓍蔡之决也。

◉臭鄉傳來臭消息

中秋夜因食荷蘭水泡蛋炒飯一碗，腸國頓起革命，逼得我倒屣而入山東路口的公共厠所，此策略的目的是要驅逐反動份子出境。孰意在此間一面肅清叛逆，一面又聽得一番似臭非香的宏論。一位帶着江南對岸的口音的老學究夾敍夾議地說：

『嗯！嗯！如今世風不古之至，連那般穿洋服革履的，乳氣未退而黃毛也未脫的，不曾讀過四書原文而僅從譯本看懂一二句夫子之言的後生小子，也居然一唱百合地，恬不知恥地談起夫子之道來了。甚致把夫子的道理加以凌遲之酷刑，斷章取義地編成調兒唱，嗯！嗯！日他媽，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在此尊孔聲浪傳遍遐邇，連一般嶄新的人物也都在祭孔，或重修孔廟以作提倡孔道的時候，這條孔家書蠹，竟敢在公共厠所內公開地悔辱當今之賢士大夫，顯然具有壟斷孔氏學說的存心，此實封建制度之餘孽，新生活運動之故障，其罪豈容誅乎？

◉學寫哀啓文學後紀

誰謂中國無文學？單就近年的哀啓文學而論，中國也足以自豪，也足以在世界文壇上放萬丈光芒也。不過像我們這般雜誌編輯部裏的靠硯田筆耕的勞働者，不會握管寫哀啓，不能爲死人服務，眞正丟臉。我想學寫哀啓久矣，苦無機會。國慶日那天在家枯坐無聊，欲借我那個傻的黃臉婆子遊大世界，又怕多情的洋場小夥子亂弔她的膀子，欲哭辛亥革命的諸先烈，眼淚又知道我跡近虛僞，不肯奪眶而出。於是正襟危坐，泚筆濡墨，試代亡友兼同志黃文農君寫一哀啓：

『文農畢竟是聰明人，沒有在早幾年死，因爲那時他的朋友大半都是自顧不周地在過活，也不遲幾年死，緣於第二回世界大戰說不定那時會爆發，誰會爲他料理遺言上的囑託，連自己也許會死無葬身之地。人總是要死的，死了也並沒有什麼可惜，文農既非聖賢，更非豪傑，况且在這個正人君子歡迎開倒車的中國，他偏偏又選擇一個改造社會，批評人生的職業，有人總覺得他死有餘辜；因此爲他舉行個遺作展覽會，未必能使他在地之靈不與張宗昌相打，也未必能保他那停在殯儀館的棺材永不腐爛。於是我們再豫備爲他開個追悼會，但一想，文農生前是個怪人，不落俗套，開會的時候，不消說他要正言厲色地在他的新廈之內駡老朋友無聊，說：『我生平有什麼事可追，三十年的歲月中又

有什麼事可悼?!』終於我們決定於十一月一日在中社爲他開個清算會，把文農對於社會的罪惡，做個統計，或做篇總賬，報告大衆，以便遺臭萬年。假如屆時朋友中要送素對，花圈等，不如請送幾塊雪白鋥鏘的洋錢，買塊地把他葬了，以重衛生。剩餘的錢也可以送給他那辛勞了大半生的老母親。』

◉讀報一得鈔

立法院九月念一日開六十七次會，出席林彬，陶玄等七十四人，孫科主席。茲特將是日討論憲法稿之最有意義的而又最有精采的舌戰，照抄出來，以供我們子孫將來編纂吾國最光榮的憲法史時的參考材料，否則這種不可多得的東西，或將湮沒而失傳。『二讀第一章總綱第一條中華民國爲三民主義共和國，周緯首發言，謂憲法爲國家大法，應求全民歡迎與實用，我國國體爲民主國家，爲黨治國家，可將三民主義精神融貫於憲法之中，但毋須標明三民主義字樣，以免妨礙普及，且弁言中既有遵照孫先生遺教一語，條文上自可省去三民主義四字，末主張將第一條改爲中華民國爲統一民族共和國，蕭淑宇祁志厚馮兆異等主張維持原案，梁寒操謂中華民國是三民主義之國家，中國是民治民有民享之國家，主將三民主義字樣改爲民治民有民享六字，羅運炎謂主義兩字有時代性，不易解釋，贊成梁意，陳長蘅姚傳法表示反對，不宜用民治民有民享舶來品字樣，並將共和兩字改爲民主，王祺焦易堂謂中華民國已表示民主，主改爲中華民國三民主義統一國家，張志韓黃右昌謂字面解釋很難，共和即民主，民主即民國，主維持原案，谷正綱謂第一條文表示我國國體，我爲黨治國家，可毋須標明三民主義，主改爲中華民國爲統一國家，陳茹玄謂既是國家自必統一，不應用統一字樣，但可用獨立兩字，表示我爲獨立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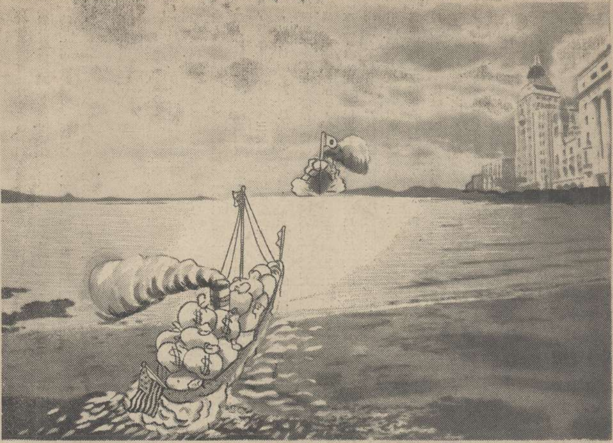
◉創造藝術生命照耀如日月

中國唯一僅有的海粟劉畫伯親自發來的宣傳消息稱：『……劉氏以原始化單純化的方法，創造了藝術的生命，同時也是東西兩種藝術傳統交流出之浪花。（編者按：頭一句便是革命化的，莫明其妙化的句子。我們讀後，獲益非淺，可以不必再花錢去買『邏輯大綱』，『修辭學』，『馬氏文通』，『言文一貫』等書本來究習了。）同時法教育部選購劉氏傑作「西湖之秋」珍藏於國立國際美術館。（編者「同時」又按：劉畫伯之所以爲畫伯也，在乎每分鐘間都能產生傑作；所以他的傑作之多，多於過江之鯽。如此天才誠爲世界美術史上從來所未有。）而劉海粟之名已列於美術大辭書中，照耀如日月。（編者「同時」再按：也已列入於第九期『時漫』的『狂人辭典』中）實爲吾國藝壇吐萬丈光芒也……。』有人讀後擬作『肉麻篇』，又有人擬作『三日嘔僻』，再有人擬作『不要臉論』，但是我們讀後，覺得還好，而且異常幽默。』

◉談談憂國自戕事

『九一八』三週紀念那天，上海市公安局一等警士江傑生，因與其他警察同志共談東北失土痛史，悲憤過度，竟突出自備手槍，向太陽穴猛擊自戕。此公眞是個大傻瓜，我則不爲也。爲什麼呢？第一，中國並非你們江家的天下，三省又非江氏宗祠的祭產，讓人侵奪好了，何必多管閒事，自已做自已維持公安的責任好了！豈不知古有名訓：『各自打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況且日本人還沒有來搶奪你們的江西！第二，君不聞世之守土有責的大亨，眼巴巴地看見本國領土失去，既不開一槍，也未放一屁，何曾自戕！第三，即或愛國，口頭吶喊一番，頂多在演說台上頓足三聲，也便够了。君不見今之豪傑志士皆如此！第四，就是要死，也應先行寫下絕命書或請律師辦妥遺囑之類的手續，迨到明年『青紗帳』起時，與『某國』拼個你死我亡也好。第五，中國人假如都像你這樣，則人不亡我，而我自亡矣。嗚呼蠢哉！

我希望江君在地之靈，不要露出絲毫悔恨，以免在那國際觀瞻所繫的陰朝地府內，丟我國堂堂中國人的面子，而更可避免加重你在人世間膽怯的罪孽；並希望你來封快郵代電的宣言，以表示你誓不入寃鬼錄的態度，則你也幸甚，國人尤其幸甚！



川流不息！（東海之濱）　張鴻飛作

民間幽默點滴鈔

郭堅

報恩的糧差

某夜店左隣，有一個某甲，平日很喜歡欺侮較守份的隣伴。一天，看見夜店裏住二個徵粮的公人，有意和他們結識，想藉此更可以驕衒一班「畏官如虎」的小百姓。不惜奴顏婢膝，慇懃巴結，饋贈食物，領遊窰子，如此如此，不一而足。漸漸地果然互認爲是知己（？）。

一次，二個粮差同在毛厠裏撒糞，私計議着：「我們這位新朋友，人情眞好，不曉得要怎樣報答着？」一個提議道：「這有何難！我知道他家裏有二張未繳稅的白契，去通了一個別的同伴來查拿，我們從中假爲說情求免，這不是很好的報答麼？」這時，恰某甲也在毛厠裏，聽了這場說話，嚇得滿身冷汗，忙驚呼道：「先生，先生！這人情你們不必太費心吧」

一顆心的遺失

甲乙二人，「感到今之爲人牧者」，多不顧慮人民的疾苦，且大施展其抽筋吃肉的本領。二人頗有意於世道，湊了些錢去捐了一個官職，讓甲去上任，乙則在野監察，這樣，想可替人民做點有益的事了。

甲一登臺，昔日慈祥的面具一脫下，青臉獠牙，比他們平日所痛罵的「民賊」更甚。負責監察的乙，氣昏了，總想跑進衙裏抓住甲痛打一頓。但警衛森嚴，那容乙有發牢騷的餘地。及甲被棄職，又爲在野的人民了。乙拉着且打且罵：「老兄，你也是人嗎？」甲吁着氣辯解道：「沒法子想，你打，打好！當我坐上八抬轎子赴任的一刻，心裏很鎮定：我要做做爲民衆解除痛苦的官啊。過了一程，轎夫彳亍的脚步，把這時的心搖動得很利害。到了衙裏，給衛士壯了幾聲威，我的心更模糊了，我恨，恨，那時實在已找不到原有的一顆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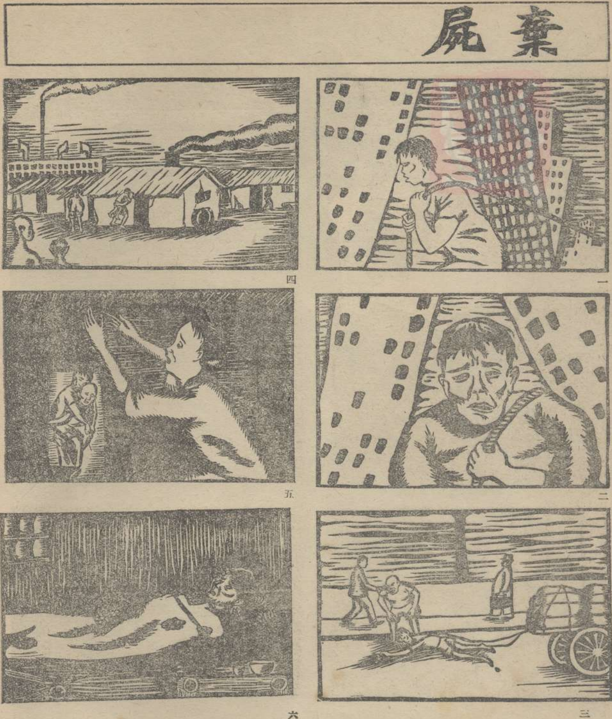
（註：以上是廣東陸豐縣流行的傳說。）

國聯說：我介紹蘇聯君給你們，他有一萬萬六千萬的財產，我不預備要那個有四萬萬財產的中國人了！　華君武作

劉立樸作

秋雨處處，人生種種!?

棄屍



非非集

黎任予作

妻：你昨晚作什麼夢？這樣得意！得那麼兇！差點把我鬧得睡不着！

夫：夢見和一個姑娘講戀愛。

妻：呀！混賬東西！下回你再作這樣的夢，我要咬掉你的舌頭！

夫：下回不做了！下回不做了。

妻：你在夢裏做，我如何知道？

夫：那好辦，讓我夜夜不睡覺好了。

妻：那你不覺得寂寞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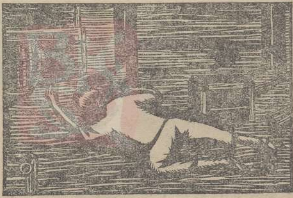
夫：喚個姑娘陪着我，一定不寂寞。

妻：…………!!

黃嘉音作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妻：隔壁那個小伙子老看我。

夫：別理他好了。

妻：今天對你說明了，你到不在乎，以後被他看上了，我可不管。

夫：那好辦和我離婚好了

●

官僚子：爸爸！給我五百塊錢做西服。

官僚：孩子你應省儉啊！

官僚子：我不管，反正沒好衣服穿，是丟你的臉

官僚：好孩子：你要知道你爸爸做官素來主張齊家治國平天下，沒有榨過老百姓的油，沒有這麼多錢給你。

官僚子：得啦，爲怎麼你可以賭錢吃酒偷老婆！

藝術的漫畫論

廚川白村原著
戈寶權節譯

（一） 漫畫式的表現

一般的日本人，正像教育家對於演劇和日本音樂之不了解一樣，對於藝術之一種的漫畫，完全缺乏理解，甚而加以蔑視。

在日本，一般稱爲漫畫的東西，其範圍非常廣泛。旣有對於時事問題的諷刺畫，卽『Cartoon』（卡通），又有普通稱爲『笨拙畫』(Punch)的『Cari atur 』(意爲諷刺漫畫)一類的東西。（譯註：在日本，有人稱滑稽諷刺畫爲『笨拙畫』，係取意自英國的漫畫雜誌『Punch』一八四〇年出版，至今已有九十餘年歷史了。）可是不問種類是怎樣，漫畫的本質，總是在內裏寓有着嚴肅的『人生的批評』，而在外表扮粧着笑容。漫畫的眞意，是悲哀，是諷罵，是憤慨，是在表現上存有綽綽的餘裕，而借着滑稽和嘲笑傳遞出眞意來的作品。漫畫的手段，是採用極端的誇張法 (Ex ge:aiion)，更進而誇大其奇怪警拔 (the grotesque)之點。

譬如抓到某一個人物，或是某一件事情而加以描寫時，把牠僅有的特徵加以誇大，而省略了其他的一切，用言語也好，用畫筆也好，同樣的，也必定能用漫畫表現出來。描畫一個眉毛上蹺，和三角頭的福神像(B likan，美國的福神，頭頂尖)的容貌，我們一看，就會把牠當作是故寺內伯(前日本首相)，因爲他的容貌上的兩三處顯着的特徵，已更明顯的描畫出來了。這一種誇張，必定是伴隨着滑稽的。

在狂笑的陰影裏，隱有着深的悲哀。若不是大哭的人，也不致會有狂笑的事，描繪滑稽的作者或畫家中，有非常百悶憂愁的人，像憤世嫉俗一類的人，自古以來也就不少。寫『我輩是貓』和起草『哥兒』時的文學家夏目漱石，就是位極端沈鬱的神經衰弱的人。在這一點上，英國十八世紀的斯惠夫特(Swift)也是出於同樣的傾向。在笑的陰影裏，有淚，有義憤，有公憤，這樣假若可於敏銳深刻痛烈的人生，沒有犀利的視察，所謂漫畫的藝術是不得成功的。至於所謂滑稽，不過是包藏着這種銳利觀察的尖鋒的一層外皮而已。看了漫畫一類的作品而一笑置之的人，就是對於眞正的藝術毫無理解的人。

誠實的和把事物加以深思遠慮的人。而最愛好漫畫的事實，粗看起來好像是矛盾的，但實際上並不是矛盾。講到世界上，那一種人種是最懇切於事實的眞裏的，而不大嬖笑的人種呢？這就是安格魯·薩克遜(Anglosxon)人種。像安格魯·薩克遜人這樣愛好滑稽漫畫的國民，是世界獨一無雙的，從英國的藝術中除去了『漫畫趣味』，就好像失掉了英國人的生命的一半的這一句話，也許不爲過言吧。

絕不屈服（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PUNCH刊載）

德皇：這樣你知道利害吧，你有什麼東西存在着！

比皇：沒有事，我的靈魂依然存在！

伯納派脫列治氏榮譽作品

（二） 現代的漫畫

巴黎的喜劇院(Opera Com'que)高懸着一條做標語的拉丁文的句子，是『C'est gat rid-endo mo es』(帶着笑而叱正世態)。這句話適用於喜劇和諷刺文學，同樣的，也很能表示出漫畫的本質。時代和民族的特色，不僅能借着漫畫很明顯的表現出，就是爲了辯論攻擊，與其大報紙張開堂堂的筆陣的攻擊，往往還不及兩三張巧妙的漫畫之更爲有力。

在此我想就拿最近的一個好例子，路易·萊實卡斯的作品來稍爲講一講吧。

從十八世紀以來，在漫畫上出過優秀的天才的荷蘭，在歐洲大戰時，又出了一位大天才而驚動全世界的耳目。我們知道，荷蘭一直到大戰終了時，還是保守着中立，可是自從出了這一位大漫畫家的辛辣的，攻擊德帝的諷刺畫。卻給與協約國以萬軍的援助，言語的宣傳，若不加以繙譯，是他國人所不能了解的，但是繪畫，對於任何國的人，卽使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也能略知一二，他把德皇的軍國主義痛快的攻擊得體無完膚的漫畫，是最有效力的宣傳，在世界各國到處，皆發揮了悸動人心的偉大的力量。

他直到世界大戰初期　還是位不爲世人所知的青年畫家，及至戰爭發生，就在海牙的『電報通信』(Te'egrapa)的報紙上，開始揭載痛擊德帝的漫畫，一躍而掙得世界的聲名。在荷蘭，他的繪畫，大有危害自國中立的可能性，所以很受到一些人的攻擊，但同時在協約國方面賞讚，則認爲這是非常的作品。尤其是在英國的倫敦，爲了他的作品，還特別開了一個展覽會，鼓吹反德狂熱，英、法、美各國，皆以熱烈的讚辭來褒揚這位『爲眞理及人道而戰的漫畫家』。我那時候在美國，一面手邊展開一本裝釘華美的，萊實卡斯的漫畫集的大册子，一面和美國的友人相談而大叫痛快，這種情景，至今猶迴旋於記憶中。

萊實卡斯的作品，沒有凝思的意匠，而是簡單的繪畫。他的漫畫，是應用最簡單的省筆法，在緊張之處充滿了全身之力，而向殘酷的軍國主義加以痛擊。處處皆含有諷刺的微笑，像嘲笑德帝的蠻勇之處，非常有趣。熱情，嚴肅的意味，和諷刺互相連結起來，就形成了他的作品的偉大的力量。正如法國當代某批評家所說：萊實卡斯的技巧，是近代許多英法漫畫界的巨匠所不及的，他抓住了戲劇一樣的境地(Dramatic Situation) 的技倆，可算是其他任

何畫家所不能追隨的獨特處。

美國人很喜歡滑稽諷刺的漫畫，從他們把漫畫當做是日刊報紙的主要特色的一點，就可以看出來。代表這一方面的新派的漫畫家，舉如紐約壇報(New york Tr b ne)的鮑特曼，魯濱遜(B. Robinson)，是現今美國漫畫界最有聲望的一位漫畫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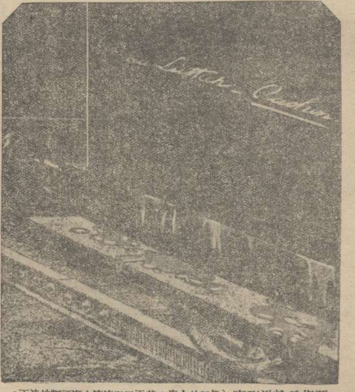
在法國，漫畫也具有非常勢力，舉如菲加羅報(Figaro)的福耶氏的時事漫畫，在今日已有被視爲不朽之作的情形了。新聞畫家之外，在有名的漫畫家中有安德烈．羅佛爾氏。他的作品，是以奇特出人意表的一點致勝，而極痛快之能事，不論什麼政治家、美人、名優，一經他的毒筆搵染，就像所有的妙趣，大有山窮水盡之概。就是被畫的本人，看了之後，也禁不得要苦笑起來。尤以當他描畫婦女的時候，揮着他那枝可說是已達到殘忍之境的，尖銳的解剖之筆，而他自己則覺得非把他所畫的人物加以醜化不行，這一種態度，確是很有趣味。據說他曾用這種筆法描畫某一位有名的文豪的夫人，以致引起訴訟。丹麥的批評家白蘭德斯(Bran les)批評羅佛爾的畫，說是『有如野獸弄到食物一樣，發揮着兇惡的，時而動利爪，時而動銳牙的殘忍的描寫。』這句話可算是確切之評。他曾描寫過，從各種位置和姿勢所看見的一位女優的三十五張作品，這一番工夫，若非有精微的觀察和有生花妙筆的人，是決不能勝任的。在他的作品中，有些地方是奔放的，有些地方是精細的，要說他只能運用很細的線條吧，但其中也有像用日本的毛筆，濡着濃黑的墨所畫出的粗線。一線一劃，處處皆充溢着生命之流，這是他人所不能企及之點。

（四）漫畫的鑑賞

如前所述，漫畫的藝術的特徵，是盡於「Grotesque」一字。德國的美學家列普斯，曾說明這個字是自誇張醜化、怪奇、畸形化而得到的滑稽的效果的東西。從此看來『Grotesque』是含有諷戒嘲罵的眞意，無論是文章、演劇、繪畫、彫刻，皆可成爲漫畫趣味的作品，成爲莫里愛(Moliere)的喜劇，成爲日本的狂言，成爲諷刺小說，成爲Parody（游戲文章），成爲德川時代的川柳，成爲葛飾北齋的漫畫，在文藝上是佔有很廣的範圍的。

但是這也是我們日常語言上的所常用的表現法，舉如稱錢袋爲『蝦蟇口』，稱禿頭爲藥罐或是電氣燈（譯註：在日本，俗語稱錢袋爲『蝦蟇口』，指錢袋的形狀像蝦蟇的嘴；至於稱禿頭爲電氣燈，我國也有這種說法。）等情形，就是平氣使用以言語代替畫筆的漫畫。像這些話的譬喻的表現，是加上了藝術的誇張和畸形化了，甚而在有些地方，還含有嘲罵意思。至於像『蝦蟇口』一名詞，在今日因爲聽慣了的原故，已作爲普通名詞使用，毫無驚奇之感。學者說言語是『化石之詩』的意義，也在於此。

近來京都發生了有所謂瀆職事件。據說檢事當審訊的時候，講了一句把所有的人都關進『豬圈』（原文是『豬箱』，爲方便起見，改爲『豬圈』）的蹂躪人權的一句話。怎樣的『圈』，雖然是不知道，更不知道『豬圈』這一句話自誰是開始使用，但在此處，是用了巧妙的表現，照字義看來，是養豬的圈，並無其他的意義，不過是引用了漫畫風的誇張和醜化的藝術的表現而已。可是漫畫似的這一句話，爲了喚起天下人的同情和注意，較之幾百位辯護士的長舌更爲有力量，這件事。大概在許多日本通的讀者的記憶中還很新鮮。



死傷兵輸送列車（眞黑的火車，其下點點滴滴血潮不斷地流下，令人一見毛髮悚然，連想到軍國主義反人道的行動是何等慘虐?!)
來買卡斯氏成名作品

在西洋有『人是笑的動物』的一句名言，日本人在理解笑的這一點上，是遠不及西洋人。舉如在日本的文學和美術中的滑稽的分子，有不能和西洋相比較的貧弱之點，不就是很好的證據嗎？講到滑稽，許多人就以爲完全是一種拙劣的諢話，或是胡鬧，就是受了高深的教育的知識階級而這樣想的人，也不在少數。一般人士。能把解釋爲嚴肅的滑稽，訴之感情的滑稽一類意義的作品，作爲高尚的藝術而加以鑑賞，大概還得再要許多歲月。所謂武士道，動輒就要矯正人們的順着感情的自然的發展，重視不自然的，抑壓的，束縛的教育主義，說不定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又如舉列出許多稀見的難解的文句，而對於愚不及的放屁的話表示非常佩服的男子，任便看到怎樣奇警的巧妙的漫畫的表現，絲毫不爲所感動，這明明就是畸形教育所生出來的殘廢的人。英國人以爲不了解滑稽，就沒有做紳士(G n le.nan)的資格，大有不足與語之意，像這一點就是日本人所不能理解的吧！疎忽了感情教育和藝術教育的結果，僅僅就製造出這一批眞的教養不足和不通世故的傢伙。

在日本，近來跟隨着報紙雜誌的發達，也出了許多漫畫家。尤其是當議會開會期間，在日刊報紙的紙面上，登滿了各種有趣味的作品。我們與其讀一國所認爲頁才的人們的漂亮的宏論，還不如從這些漫畫中能得到更多的興趣而較爲有益。可是不論何時，對於這種固陋的，冥頑的，把笑解釋爲胡鬧和打諢的一途的人們，即使在今日的日本，出了杜美愛等也無非是對牛彈琴而已。

（註：法國人杜美愛 Daun ier 一八〇七—一八七九年，富民主思想。）

狗屁辨

馮執中

不久以前×××和×報大打「狗屁」官司，大有「狗打架」神氣，其實各方都有些悞會，因作「狗屁辨」。

試先談「狗」。「狗」本來是我們人類的好朋友，能守夜，善博人歡心。「現代」「摩登」「狗」，不特能在跑狗場上大出「狗風頭」，牠們的地位，是與爲人崇拜的騎師和同力球員一般。現代警犬，不但能做「狗警察」，「狗偵探」，「狗軍人」；稍摩登些的「狗」且能跳上銀幕，做「狗明星」，琳丁丁的大名，聞於四海，牠一個月的薪金，竟等於我們貴國院長部長正式官俸一年；張宗昌是中外知名的一員戰將，僅以「狗肉將軍」見聞於世；和尚都是高僧，亦常得「狗肉和尚」的美名，牌九是國賭，故亦稱「狗肉」，足見「狗」並不是一種甚劣下等動物。

在各報分類廣告「尋人」，「尋狗」欄上。尋「人」的賞格，普通多係五元至十元；而尋狗賞格，最低限度亦超過十元，可見一「位」小狗的身價，最低限度亦倍於我們貴國的一『頭』人。若拿『漢口×市長因法國砲艦 LOUDARD—DE—LAGREE 艦長遺失「小狗」一位，通令全市軍警，代爲尋覓，覓得的出力人們，均各提升一級，』的事實來證明此「狗」的身價，則此「狗案」直可與「藏本失蹤案」先後相映了！（漢口×市長通令尋狗案載 MAC CHADOURNE 所著，『中國遊記』“CHINE”一九三一年版，第一九四頁內）

上海「狗醫院」的「狗醫生」替「狗」治病，起碼診金是五兩銀子，而醫「人」的醫院，最廉的只收號金若干銅元，普通的不過一元，「人不如狗」，又多一個鐵證。

此外，老子似乎還有句說話：「聖人以萬物爲蒭狗」。人雖爲萬物之靈，在聖人心目中，然仍不免是一條「狗」，「聖人」拿「人」作「狗」看。自古皆然，不自今日始！

又從上海「大英工部局」所管轄的外灘公園舊章程來評「狗」的身份，則「狗與華人」實享同等地位。

中外摩登女子常「抱其愛狗」同行，但她們決不會「抱住」她們的「愛人」一齊在外游玩，可見得「愛人」之愛，尚不及「愛犬」之愛，人又那比得上狗呢？

我們貴國人們的習慣，上自大人先生們下至小小老百姓，爲父母的，莫不喜稱自已的子女爲「犬子」，「犬女」，「犬兒』。「犬兒」就「小狗」；兒女既是「小狗」，父母當然是「大狗」，「老狗」；中國人又都是同胞，「狗的同胞」當然也是「狗」；故四萬七千五百萬同胞盡是「狗」，你也是「狗」，我也是「狗」，上自大人先生們下至阿貓阿狗的小百姓，都是「大狗」、「小狗」、老狗、幼狗！

我又記得古書上兩句話，叫做甚麼「良弓藏，走狗烹」，是拿「走狗」來比賢臣良將的。賢臣良將是一國的寶，「走狗」即良將賢臣，當然也是國寶，可見「狗」實在是一個上上等的稱呼。

若拿「人不如狗」學說再證明一切，則人更連「狗」都比不上了。因此，我們應承認國人都是「狗」，因爲「狗」的身份，「狗」的地位，都比我們中國人來得強些。故被稱爲「狗」，是一個美名，切不可生氣。但是人人都盼望上進，做小百姓想做小官，做小官想做大官，再進一步想做「狗」。最好能做「外國狗」，「外國走狗」。許多滿大官而願在租界上效「狗搖尾」的「狗同胞」，個個都爲人尊敬，就是能取法乎上！

社會經濟的畸形發展

（部市的膨脹與鄉村的貧血）

王雪倫作

現在談一談「屁」。「屁」是人類和動物生理上共有的神祕東西。「馬屁」來得最響亮，故此人人都喜歡。「狗屁」的聲音較「人屁」來得低些，故「狗屁」不如「馬屁」値錢。

從臭味上研究，屁不可臭，臭則難受。動物（人當然在內）的屁，最臭的首推黃鼠狼，人屁次之，狗屁又次之。屁臭的原因，大約是肉食的關係，所以古人有說，「肉食者鄙」，因做官的人們，食肉太多，有些官連人肉都食，故放出屁來，都是大臭特臭，官階愈大，其臭愈甚。是以鄙之。但是吃長素的和尚尼姑，和長齋的居士們放出來屁，仍多少帶些臭味，而「狗」雖吃屎食肉，「狗屁」反不如「人屁」來得難受，因此：「狗屁」應比「人屁 來得名貴。

又習慣上，「狗屁」又分「狗臭屁」，和「不臭的狗屁」兩種，「狗屁」而臭，自難免令人討厭，不臭的「狗屁」，卽簡單二字的「狗屁」，是比較「人屁」貴重百倍。因「人屁」雖得不臭，且放屁的仍是「人」，而不是「狗」，「人不如狗」，人能放「狗屁」，已比人高一級，故「狗屁」兩字實是一個讚美人們有進步的名詞。倘×××等蒙×××稱之爲「狗放屁」或「放狗屁」，則更應受寵若驚，因爲「人不如狗」的人，又再提升一級，成「爲正式的狗」了！

我以爲應認爲汚辱的就是被比爲黃鼠狼。倘有人駡你：「放黃鼠狼屁」，「黃鼠狼放屁」，或「放屁黃鼠狼」則確應怒髮冲冠，不共戴天之仇，今×××將身份提高，寵之以「狗屁」，而此輩未明「狗屁」兩字眞善美的眞意義，反學「狗咬呂洞賓」，大打「狗屁」官司，實未免深負×××一番苦心美意了！若要「狗」運亨通，我們快去做「狗」吧！倘眞要去做「狗」的話，最好能做「母狗」，不但社交能完全公開，且禮記不是「彷彿」這樣說：『臨財「毋狗」得，臨難「毋狗」免』嗎！

攷古

(山東 佟公超作

盜墓

金手表

(發笑的短劇)

胡徇遒選

第一幕

(女)娘！你這只金手表肯給我嗎？

(母)這不能，是你父親在世的時候，我千討萬討來的。

第二幕

(姘夫)老太婆！你這只手表肯給我嗎？

(第一幕之母)你要儘管拿去。

第三幕

(第一幕之女)爹爹！你這只手表肯送我嗎？

(姘夫)你要就拿去，我也是老太婆送給我的。

第四幕

(母)咦！你只手表那裏弄來的！

(女)我也是問爹爹討來的。

王彥存作

◎信仰與利益的衝突

牧師：耶穌基督說：你必須愛你的鄰居。

他：辦不到，我老婆不準我這樣做。

牧師：大約你妻子是個異教徒吧？

他：不，她是個非常忠信的基督徒，她每天都做禱告的。

牧師：她既是基督徒，為什麼反而不許你愛你的鄰居呢？難道她不知道耶穌基督會這樣說過嗎？

他：因為我們的鄰居是個新死男人的年輕寡婦。

◎女兒是人家的

甲：老兄，聽說令嬡已經進滬西大學求學了？

乙：是的。

甲：那末令郎呢？

乙：在米店裏學生意。

甲：為什麼不使他受大學教育呢？

乙：經濟困難。

甲：那末令嬡學雜費如何解决呢？

乙：用不着我拿出錢來。

甲：難道學校裏准她免費的嗎？

乙：老弟，你眞是個傻瓜。現在的年頭，生養女孩子，小時候做父母的果然要費幾個錢，大了以後，她們身上穿的，嘴裏吃的，以至於零用等等，都用不着父母煩心。進大學讀書，當然不用我出錢。女兒總是人家的，我也管不着許多了！

◎安全

他：曼麗，假使我 Kiss 你，你怎麼辦？

她：我要喊媽媽來罵你的。

他：你媽媽在家嗎？

她：不，她出去了。

◎清潔的罪過

食客：你們的廚房一定刷理得非常清潔。

伙計：當然：先生你瞧，我們因為廚房干淨，所以做出來的菜沒有一樣不是清潔衛生的。

食客：可惜你們太講究清潔衛生了。

伙計：怎樣？

食客：每只菜裏都有肥皂味道。

◎富翁家的女傭

訪客：張先生在家嗎？

女傭：不在家。

訪客：他今天什麼時候出門的？

女傭：早上。

訪客：他到那兒去的？

女傭：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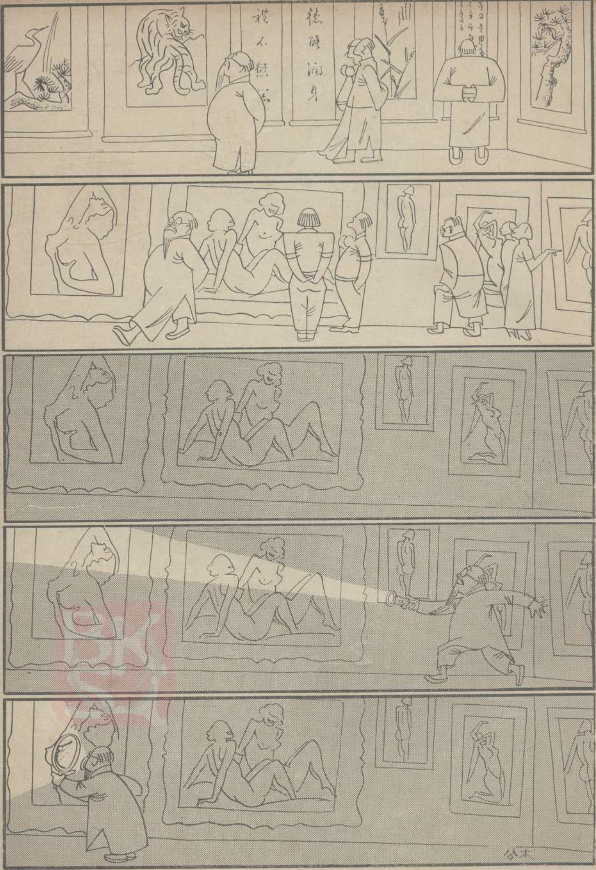
訪客：他什麼時候回來？

女傭：煩得來！你倒底有什麼事要找我們少爺？假使要借錢的話，告訴我也是一樣的，等會兒少爺回來我可以對他說。

◎過去與現在

女：媽，為什麼你帶這樣重的結婚戒子？這種樣子現在不時行了。

母：我們結婚的時候，戒子是預備帶着過一生一世的。



秉燭夜游，良有以也！

盛公木作

帝國主義者的賜予

從……北

天津租界黑色區的典型人物

竇宗洛作

踏上香港跨進廣州

南……到

不是『高等華人』!

公?私?兩便。

寓禁於徵。

飯,可以停吃,茶,決不會缺課。

嚴折西作

陶謀基作

嚴禁鴉片

葉淺予 作

射到紳士盲點上的影子

馬蜂

「老陳 來 — 放下歇歇吧，那里這 些事！」

「誰說不是來呢，我爾嫣（註一）褂子都透啦！眞熱的要命，一個座也沒拉上呢！」

（註一：「爾」這字是「日」字之變音，說來說去的成了「我爾嫣」了）

「誰出來拉上半個座的都是舅子，還沒開開市呢！這幾天來就倒竈毛，座是大大的沒有！」

「你又來了這口了，嘿！天要命死啦，這十幾年來就沒這麼樣的熱！」

「前天嗎？我聽小狗仔你……」

「哈！別提哩！那天在緯三路蹦了半天沒拉上一個座，我爾媽肚子里也餓的荒了，只得拉起車來走！車嗎？先生！車嗎？先生！就沒個答腔的！我眞……急了，出了一身汗！怎辦？好歹的碰上一個，是上院前的，大胖子還提着一個箱子呢！老張你說他給多少錢？」

「兩毛！一毛五，能少給，不是還弄着大皮箱子嗎！」

「Eh—e—eh— 嘿！做夢娶媳婦想的還不錯呢！我要了一毛五，他還了十個大仔！一口章邱音腔，我爾媽𢇁眞……可是這能說麼！年頭趕的！眞是那時你還沒上來拉車呢，張大個子—張宗昌呵！」

「這咱還知道，張大個子，張大吊呢！」

「呵，張大吊在這里的時候，兵雖然怎樣……可是咱卻是二塊三塊的拉呢！這他媽勒格×的十個大子有怎麼法？那小子我爾媽多一個也不出，也只好拉了，雖然十個大仔奶奶四五個車搶呢！喲！怪乾渴的呢！」

「老陳，那里有綠豆湯，剛才我還喝了一碗呢！」

「喂，我爾媽乾淨啦！光是綠豆皮了！也不怎樣的！」拾起車桿來，就……比豬還重呢！原來就有些餓，加上這麼一覺着重，心里就鬧不住了！那丈人他奶奶的還一個勁的摧快點快點拉。媽勒格×的急着戴孝帽子去，一僮—咱心里更什麼起來了，嘴里乾渴得要命，太陽又那末毒，晒的眼里花忽忽地—使使勁想……」

「這個咱們都嘗過的，吃飯眞不易呵！咱們眞和驢子差不多，喂，我想俺街上那些頑皮孩子編的歌來了：

—兩腿驢！兩腿驢！
光能拉，不能騎。
奶奶，眞是！」

「嘿！我爾媽他們怎麼想來！」

「幹麼！嘿什麼？大牙可不小！媽勒格臭×的！」（註二）

（註二：這一句是外表的聲音，像警察的口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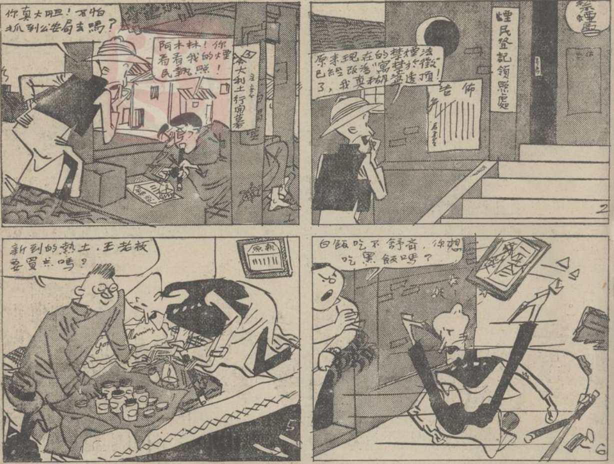
「老總，別打了！我剛放下！哎喲！！！……」

「老總，別……」

「奶奶，就是會欺侮老子！媽勒格×的：

—巡街狗，巡街狗：
見了汽車親爹是的擺擺手！
媽勒格×的老子放放却不讓放，……」

王先生



「開了市了！我他媽的沒看見他們……」

「車嗎？先生！」

「別問啦。我就不問他—不像個坐車的！你看看我摸着頭上起了個疙瘩！」

「是他姐姐的，還不小呢！這傲破也沒關係，沒餘車墊子不得……那回我那墊子給弄成了穢汗黑忽的爪子樣，洗也洗不什麼的，乾淨了，還叫毛老板熊了一頓呢……」

「在這裏放下吧！又是一身汗！」

「喲！我還他媽勒格×的忘了到日本當舖去翻翻當票（註三）去呢！」

（註三：是東西在當舖當着，屆期而無力贖回，更以另一東西去當，以所得翻屆期無力同贖之當票，以免當死之謂。）

「慌麼！這正熱的時候！等等再說吧！李有福上吊死了你知道？」

「李有福！不是那天我們一塊喝酒的那個？瘦高個子！」

「是他！眞想不到，他會走了這條道！」

「還有怎麼！這年頭爭們窮人眞沒法辦！實買這麼壞，一天拉上毛兒八七的錢够幹麼用的！車費，車捐，房捐……說來房捐官家說讓房東餘，餘着餘着還是我們出，你不你就搬你的家呢……吊兒耶當的！」

「別說這個了！一點麼也當不了！你看—小黃瓜過來啦！」

「管她幹麼，騷貨！媽勒格×的她們賣買也够賺的！」

「嘿！屁股擺得到怪够味！」

「鳥！你知道你不知道：面子又漲錢了！」

「怎麼不知道呢！算起來比頭幾天漲八九毛呢！還當不住再……」

「媽勒格×的荒年那怨荒年，奶奶今年收到的這麼好！賣糧食的時候那末賤，現在……同來同去窮人倒霉！指望着秋里的莊稼呢，現在旱起來了！指望怎麼呢？俺媽昨天還讓劉大爺捎口忙來說捎幾個錢家去呢！她老人家還在指……」

「聽說糧食漲價的事，是往外運賣給鬼子家呢！」

「那到不一定！這是作買賣的弄的鬼！餘着用賤錢買去的糧食要爭們多出錢……」

「我爾媽眞沒法！這年頭眞難混！吃都混不上！我當的差不多快乾淨了！」

「說他勒格×的這些熊東西眞該……不咱們會做什麼難呢！」

「我爾媽官家爲麼……」

「…………」

「去他媽勒格×的吧！咱別再啾着啦！……」

「誰說不是—還得吃飯啦！」

「唉……」

「……」

「車嗎？先生！」

「車嗎？先生！」

編者按：作者完全借重於百分之百的山東老鄉土話寫出這篇對話，一讀再讀怪有味，特付梓介紹。

大丈夫的話

史東山

P與C二人是同事。因爲都沒有結婚，而相與很說得投機，所以，又在一起居住。而居住，因爲他們的生活狀態不很平凡　同時，又因爲上海人對於沒有結過婚的男子不予分租屋室，所以他們在近郊的地方，租了一幢二層樓小洋房，平分擔負的同居着。

和他們倆常在一起玩的，大概說，還有已結婚的T與L二人。

他們四個人，都是自負爲風流倜儻，而富於男性美的「大丈夫」。雖然他們在「一二八」的時候，也曾從閘北逃難到租界，但他們的所謂大丈夫，原是另有說法的。

他們四人，互相認爲「所以使他們投合」的起源，是在某一晚一起談到各人「對女人的戰績」。T說的是：「可以拿洋錢買得到的女人除外，所與發生過關係的有七十人以上」，L說的是：「五十人以上」，C說的是：「四十人左右」，P比較記得清楚些，說是準有三十九人。因爲這種所謂「戰績」的相近，所以他們的性習，嗜好與見解，也都相近，這也是他們四人所以投合的道理。

T與L二人，在結婚以後，據他們自己說，是比較改正的了。P與C二人則除非是每個月的後兩個禮拜，所有的進款已經在前兩個禮拜中用盡以後，只得在家另謀消遣方法，其餘的日子，着實是荒唐的。

×

這是一個禮拜日。T因爲前夜在票房裏玩得很晚，這時雖已中午，還未起牀，他兒子拿了一條竹桿，學着爸爸在票房裏練習武生的樣兒，在客堂裏的桌子上唱做起來，偶一不愼，失足翻下桌來　武生竟然大哭起來。他妻子大了肚子在廚房裏煮飯，聽見了哭聲，急忙趕了出來，看見兒子額上跌了一個大青塊，心痛得臉色紅暈到耳邊。T從夢中驚醒，倦意未蘇，肝火卒起，一躍下牀，也趕了出來，問是如此情形，便怒吼起來，呵責妻子不知好生管着兒子，靜靜地讓他多睡一回，妻子受責　臉上確有歉意，但究竟這是委屈，咽住了一口氣，默然挈了兒子同到廚房裏去了。

飯後，T更衣欲出，他妹妹不以爲然地對他說：

「哥哥今天沒有事，就別出去了罷，嫂嫂已經足月了，總在這幾天裏要生產的，你在家她覺懷些　家裏雖然還有我在，但我又不懂什麽，況且我又不足以安慰她的。」

T雖然躊躇了一回，終於說了：

「醫生住的很近，隨請隨到，此外，還怕什麽，你們總是女人，什麽事都是鄭重其事的。」就戴上帽子走了。他妹妹搖搖頭，嘆了一口氣，去關上了大門。

×

T到了PC二人的家裏，因爲這是一個月的最後一個禮拜日，知道他們是多半不會出去的。固然，都睡着還沒有起來。

L，因爲昨晚跟他們談得時間晚了，也睡在那裏沒有回家。

「噲！T，你倒早得很，吃過飯了嗎？」

「哈哈！你們沒有錢化的日子就安定了？」回頭看見L就說：

「你又沒有回家，不怕夫人怨罵你嗎？」

「嘿，你今天却說起別人來了，怎麽，你以爲我是怕老婆的嗎？」

「你至少有一點……」

「正是，你太汚辱我了，我，要是因老婆而受到拘束，我不做男人了。」

「那你便割掉了做女人嗎？」P夾着這樣取笑L。

L笑着打了P一拳，大家笑了。稍靜，L又說：

「像W君那樣，出來玩，總必帶着老婆在一起，正是受罪。」

「那眞太不够丈夫氣了。」C也夾着這樣說，談話有了片段的空間時，三人先後起身下牀了。C哼着Darling Li b: 的美國情歌，大家和聲齊唱起來。

下午，四個人閒坐着。P翻看報紙的戲目廣告，L彈着四弦琴，C與T下棋下得頭痛，T首先打了一個呵欠，說：

「唉！太沉悶了。」

P也接着說：

「唉！太枯燥了。」

大家不禁引起同情的笑，C就說：

「得有幾個女性來玩玩纔好啊！」

「跳舞去吧，」L提議。

「跳舞！化錢的事，要不在這個日子。用得着你提議嗎？你又糊塗了。」P說。

星期六的正午，十二點缺五分，洋行街頭的一角：

排頭：噲！叫我候在此地，難看不難看！

滑頭：大班就要走，我立刻下來。

陸志庠作

「好，我去叫王氏姊妹來　，本來P常常稱道那個小的是好貨，現在讓我來成全你們吧，」L忽然喜躍　來說。

P瞪起眼睛笑着要打　，L略避，拍手大笑，P稍定後說：

「這種女人，嗳，玩玩倒是無妨。」

「別先說得這樣寫意，看L有什麽法子一定叫得她們來呢！」C故意迫着說。

「那我自有法子，你瞧着吧！」自負地走近門口說：

「好！好，瞧你的。」

×

後來，王氏姊妹固然被L叫了來，大家裝着一面孔的交際禮貌對付着王氏姊妹開場，以後怎樣的變態，不得而知。至於王氏兩姊妹究竟怎樣由L請了來的，也不得而知，不過，至少王氏姊妹沒有知道他們四個人在背後所說的話，而L也決不是拿他們背後說話的態度去請來的。

一件藝術品

陳懷儁 作

你們曾經見過這件藝術品嗎？

你每天能够在街上看見牠們在活動着的！只是你不以爲牠是「藝術品」吧了！

看着右上角吧：這是一個頭，但是這不是簡單的頭了！在牠的上面：有着紅的胭脂和口紅，有木炭的細條躺在拔去了的眉毛地位上，有被火燙過的皺痕的頭髮……頭是這樣的嗎？不！我們叫牠的名字只有「藝術品」了。我的意思是說：「牠和畫家的畫一樣地是藝術家的作品。」一件藝術作品能說是紙頭嗎？同樣地：這在摩登女郎的頸上頂着的已經不是頭了！以前的「頭」正代表着畫家的紙頭，已經只是底子了！同樣：我們的藝術的主人用着全副精神去完成她的藝術頭使牠臻於至美。不同的：只是畫家的畫是貢獻給藝術鑑賞家看！而藝術頭是給摩登少爺去欣賞！掉過頭來說：却是一樣地供給着布爾喬亞底玩弄。

而摩登女郎更在使身上的一切部分美化。我看見過許多了：這種藝術品！有的因此而增加了嫵媚，然而多數藝術家的手段不籲那怎麼辦呢？當我看見一個藝術頭：牠的血紅色的胭脂襯着粉有三分厚的白臉；那結果只有使我嘔宿飯了！

會經聽見說，「一個人是永遠不知道自已的好醜的！」當我看見一個藝術頭的下面襯着痲皮的底子的時候；我只能佩服這格言的永久性了！

胸部、肚皮、手臂和脚：謝謝造化，謝謝你的賜給我們的藝術品一個對於胸、肚、手、脚很有益的環境：—在一切時候，牠們可以不受强暴的太陽的凌虐：在家，牠們有幾層樓的洋房遮着牠們，使牠們得到在太陽下的十二萬分的安全。出去：—牠們可以坐着情人的汽車。至少也有一柄小孩式的洋傘，（怎麼好算大呢？）在頭上頂着。這也得謝謝上帝，因爲牠們有女子的本性（性別）。要是有一個男人在南京路上撑着大傘子跨大步，要不是老頭子的話不顯着太可笑嗎？

只有在這種環境裏，我們的藝術品才能够有出落得像羊脂白玉般的而且有彈性的肉來供給男子的撫弄，玩賞。

「這簡直是侮辱女性！」

然而你看過王人美嗎？她是不擦粉的！

當我看見在街上走着的成千成萬的藝術品時：我能說什麼呢？

「藝術把自然征服了！」

奉送附註：—

1999年13月33日星期九路透電：—

（摘錄）每週發明情報：—

1. 爲訓練大屁股人才便利起見，經一百另一年之經驗吃肥（James. H. Chipea）博士發明大屁股訓練法。

2. Sex appeal（性感）的新貢獻：—牛津大學物理教授筱赤老博士（Doctor. George. Small tsa Lou）發明性感衣。穿上此衣，性感之程度剛爲百分之百，决無百分之百另一之理云云。

女子橫論

老于

宇宙裏物質有固體,液體,膠體,此外還有一種氣體;氣體有許多種,氧氣就是其中之一,牠的性質是助燃的,無色無臭的東西。如果把水用電解法實驗一下,除了氧氣外,還有一種比氧氣多一倍的氣體,同樣無色無臭,但是他可以自燃的,這是氫氣。

把二三十年前讀的化學教科書裏的知識搬出來,並不是想在班門的面前弄斧,以表示我的博學;只是氧氣是一種人類生活,不能一日沒有的氣體;使我的思維對於一日不能脫離的女子有所連繫,所以先拿氧氣來談談。

本來,宇宙的組織似乎是偉大複雜,但也確是微小而簡單的;這許多不同的動物,而有一個共同「生存」的目的;這已經是够愚笨的了!而所謂共同的目的,又都用共同「吃」「交」的手段,這種單調眞是使人乏味呵!也不但生物如是,鑛物也是一樣,陰陽電子的糾葛,同人有什麽二樣?不過,如將氧與二氫變成水的例,來同人類社會死板板地相比,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天下幾萬萬的人,沒有一個人不是一嘴二眼……沒有一個人不是七竅;沒有一個不是二脚行走,二手動作;但是沒有一個完全相同,這多麽難以想透的事情!

要把這些問題精確地把握,一本唯物辯證法已經是够;但是,有時候,當我們的言語表達不出一件事物,就需要引用比喻了;然而,無論多麽精確的比喻 在其異方面看起來 上下嘴唇的距離,常常會同太陽與地球距離一樣的;所以對於任何的比喻看法,我們應當加以鑑賞與不加以理解,用以直覺不用以理智才對;通常文藝裏的應用,語言裏的流露常常是這樣的,譬如說:「雪白的皮膚,珠一般的牙齒,共產黨旗色般的嘴唇……」無論是多麽落俗,多麽新奇,其要求于人之感情移入是一樣的;當然,落俗些的,人們都已經慣常,無需再起疑問;而新奇的,則需要在生疎中稍過些時間吧了!所以,當我要用氧氣比女子的時候,對於讀者,是需要不辭勞瘁作嚕囌的申明的。

在任何場合裏你可以看,不必拿沒有女子人類要絕種這樣大的問題來談,就拿任何集團沒有女子失掉了活力一點來說;社會沒有了女子立刻會無法維持、不是變成太亂,就會變成太靜上看,那女子之於社會,同氧氣之于宇宙,正是一點都沒有分別!

至少在這個時代裏是這樣的你看!二個男子揪着打起來,女子只會在旁邊助威;男子工作了疲倦,女子給他一點安慰 使他明天再有興去做工;男子失敗時候,女子給他鼓勵,使他重整旗鼓前進;男子流血的時候,女子爲他裹裹綳布;……這些,你在小說裏,電影裏,實際社會上到處都可以看到;尤其當我在農夫工作時候,看見一個婦人在旁邊扇扇的事實,我幾乎把男子誤認爲洪爐,把女子誤認爲撒火的人;而那火與氧氣之比喻 幾乎是一個事實了!

某個社會太平靜的時候,許多女子進去就會二樣;你進過男女同學的學校就可知道;當同別校賽球的當兒 ,你去看,那些女生們對於男子的吶喊,眞是氧氣對於火一樣;在北平的呼聲是:「加油」,加油也就是這個意義!在進攻時候,男的聽見她們喊聲會瘋;退守的時候,男的聽見了她們喊聲會狂;勝利的時候會去看她們的笑容,敗的時候會去聽她們的鼓勵;這種青年人個個都會在女子呼聲裏捨命的;所以如果你嫌這個社會大亂的時候,你只要請女子停止了喊聲到電影院去,那末這一場球賽會變成醉後老頭的開玩笑了。你用女生勸否於吶喊的標準,去觀察那一二個學校球賽藝的強弱,這個正比例是不會使你失望的,除了少數特殊的情形,有體育系的學校同帶了自己愛人去的球員。

這是公子小姐們的事情,公子爲小姐出力的故事,在成千成萬美國來的影片裏可看,比我寫來要好得多;但是此外上海的小市民們是値到我們來觀察的,每一個人家租了通廂房,或者是一個樓面,再或是一個亭子間,男的每天機械地去工作,傍晚才能回來,在這個場合下,其所以能成年成月的耽下去,對於他們的太太是可以研究的;你不妨去問問這般市民,要不是他有一個太太,他肯成年累月地耽下去麽?西埠有路可走,東埠有事可找;長江碼頭也許好些,內地的生活程度也許底些;這樣,是毫無辦法再忍耐下去,所以女子在他們作用,更是像氧氣對於煤油燈裏的火,沒有她,他是跳幾跳就要滅了;所以能堅忍平穩地下去,是賴於氧氣在不時供給之故,這是大家都可以相信的吧?

許多苦力們更不必說,要沒有一個忠心耐勞不怕苦的太太,十個有九個要去做強盜做兵,誰願意這樣老實地受委屈呢?我是親耳朵聽見過洋車夫的叫苦,他們對我說:「這個年頭,他媽什麽都那麽貴,現在拉洋車的人又越來越多;所以簡直毫無辦法;有妹子的還有法想,前年一個擺豆汁攤的人不是科長了麽?所以現在沒有妹子的人都他媽的當兵去啦!就體了我們家裏有女人的人!」所以,社會窮苦失業到現在 還能這樣平靜,那又完全是女子的功勞 也何怪闊人們這樣愛女人!

此外 中國外國的歷史,二國戰爭的時候,因女子而和的;或者是在和平時候因女子而戰的,還是多得用不着我在這舉例。「克裏和配脫拉鼻子濶一點,世界也許就二樣。」這句話是有道理的。

這樣說來,女子在社會的用處等於氧氣了;是的,但是,同氧氣一樣,她同鐵化合會變成銹,同銅合化會比成銅綠,同鉛化合會變成

志……。所以，如果把鐵鋼……一類物質當做了各種不同的男子，那女子一接觸男子，她所有用處是完全到他一個人身上去，再　會在別方面起半點作用，這個事實在社會上各處都有證物在，也用不着我來指定；所以，你可以在處女時代看到她們趣味似乎高尙，意志似乎堅定，對學問似乎有興趣，腦筋似乎不空虛；……這些一到接觸男子，也不一定要嫁人，就完全失去，最多也只能多保持幾些時的形式吧了！——我想，男子之喜歡處女，恐怕這是一個重大的理由。

你可以從裝飾上來理解，她們中學時代可以說完全是自己的式樣，可是一有了男子的接觸就立刻變了，變成爲迎合男子趣味的式樣了；對於上海紅女生們之模倣長三妓女與姨太太的裝飾這點看來，你能否認我這句話？此外在用功上講，更可以公開的承認，當有了男子來注意她時，用功的事實就失去了內容！以讀報這一件小事來說，就可以知道那趣味的變化是突然的；其實也不能說是突然，當初依着教師的暗示，常讀國際與政治的消息，原是勉強的事情，所以在運動場上吶喊了，或者被男子們捧過後，她們對於報章的注意已完全到運動消息上面；等到同男性在電影裏看見一對對男女的擁吻，就立刻會注意到電影廣告與附刊上去了；至於嫁了人，看到了社會．她們注意力自然而然又轉到社會新聞上去了；這是除了社會主義國家外，全世界都是千篇一律的！

在某一方面講起來，似乎男子都是H_2，女子一接觸就會變成了水；水固然也有浪，但是無風不起的，大多都是柔順地平穩地，培植起了男子的忍耐性，寶玉說得好，男子是泥做的，果然，他們是泥一般溶化了——於是女子固然失了助燃性，男子也失去燃性；大家比成了一堆泥漿，聽憑汽車輪子的輾軋！

所以，能夠講講的還是女子未嫁男子的一段，這一段是至少有氧氣的作用的吧！

然而這個作用怎麽樣？請你看，在上面所說過的，在男子比球時候叫叫以外，跳舞場伴着男子跳跳，妓院裏被男子摟摟　電影場裏被男子帶帶，還會什麽作用？啊！還有職業！是的！我看見了大公司裏穿着頗講究粉白黛綠的女店員，我看見了咖啡店裏飯館裏，嬌滴滴香濆濆，熱烈烈的女招待，我聽見過某將軍的五六位的私人祕書，以及許多人說得不要說的機關裏寫字間的花瓶！此外還有什麽？你說，五卅，九一八，熱心地捐款給抗日將領的水災，旱災，熱心捐款給救濟委員會的，以及飛機命名時行擲瓶裏，紀念碑造成行揭幕裏的；……這就是她們的氧氣作用而已！

寫到這裏，被一個自以爲同男子一樣的女友看見了，她以女子運動會男子捧場爲例，叫我說話不要這樣偏心。這是不錯的！我不會忘記這個事實；現在的女子不比以前，放脚剪髮，早就一日千里；穿着短短的袴子一跳，高方面有一・三五米，遠方面有四・四九米；賽跑的紀錄有是：五十米七秒，二百米二九秒三，一百米一三秒八；還有八磅鉛球可以擲到八三三米遠。你聽見麼，雷一般的男子的掌聲與叫聲！然而這是你們自動的事情麼？這些能夠把你們解放運動延長還是縮短，也是問題了！

各國都是一樣，你正確地看看就會知道；他們不惜減少學校營造運動場，不惜將圖書館縮小擴充運動設備；不惜用各種方法提高運動員的社會地位；不惜用大幅的報紙宣傳運動、不惜用畫報來刊登運動員的肖像；所以在這個爲壓抑大部分男子的思想，來提倡女子們的運動；用女子的狂熱來使男子轉向，以延長他們享樂的壽命，還，與用女子的肉身來供他們享樂，只有時間與空間的分別，直接與間接的分別而已；所以，謂氧氣作用，祇不過是助長某一種人們的火焰吧了！

如女子要眞正要解放自已的話，那應當再也不做氧氣了；氧氣的命運本來就不是先天的。

當初，女子曾做過社會的中心，這是事實；到如今，被男子當做商品似的在擺佈，也許也是這種經濟制下必然的過程；然而，現在你們還不願意覺悟麼？你看；所有上述的種種，所謂你們的社會活動與社會地位，你們能夠否認麼？你們有什麽可以得意呢？

眞正的解放是不要再把自己當做氧氣！來！你們也來算一把火，人是政治的動物，你們也應當做個人在好。快一點，你看，工廠的女子早已經自己在生產，爲什麽沒有人在說她們是花瓶呢？不要貪圖報上照相與名字，否則，你們現在白嚷了一陣，當眞正女子解放時候，又要跳進裝錢的大衣袋裏去了！或者就永遠葬在裏面！

麥綠之畫

藝術思想

小學生：王先生在圖畫課上不是對我們說過，每個人應該有一點藝術思想嗎？

熱情享客女

綠絲

說是夫婦嗎？明明不是的，那末，愛人麼？更可笑！他們中間不曾談到過那些的，朋友吧？朋友不會如此密切的……

「倒底算什麼喲？…」兩個黑眼珠轉着了。

和往常一樣地，碰着好奇或是思索的時候，眼睛裏的一雙黑眸子老是沿着眼皮團團轉，那樣子，兜着一個圈子以至繼續着。

（眞眞好看呢，一對轉動的眼珠子！雅麗。）

輕輕地男子揑着她的手，她本能地感着一種被稱譽後的女人的滿足。

（現在可以麼？我可以稱呼你「心愛的」？）

男的更緊揑着，另隻手挑撥着女的尖下巴兒：

（不……哦，是的！新鮮的新，「新愛的！」）

她格格地笑，那笑聲是淫蕩的，可同時也含有輕視的意思。

「被宰割喲！一次復一次的……」

嘆着氣，她自己懊悔，可不那樣麼？明明也不行的，什麼全是建築於物質條件之上的。

笑，她又一次的！

「那你倒說說，咱們是……」她被他緊抱着透不過氣，同時一對貪慾的火焰之眼向她展開了。

（啞，怪癢癢的，你那長睫毛喲！）

女人的呼吸，男人的……

×××，本地人，業商，廿七歲，家眷一

浮起的一張旅客單又一次的映到眼前邊，她本能地把挽在頭頸邊的那一隻手放下去。

今天，僅僅祗有今天，算是愉快的，但果眞是愉快麼？不是的，千眞萬確的，她是傷感着的，她的笑彷彿一個梟鳥的哭聲似地，帶着顫慄的恐懼心的。

「爲什麼輕易和人隨便呢！說爲找安慰這明明不是的……」

女人的眼睛潤濕了，晶瑩的淚珠摔下於白色的枕套之上。

（好端端的爲什麼喲？不你自己允許我這樣做的麼？）

男子几乎有些生氣着了，他是找所謂快活的，不需要瞧女人的眼淚，不願瞧凄慘的臉色的。

「是的，但是我就是這樣子易於傷感的，我沒有想和你到這步田地的。」

忽然職業意識又湧上來，同時爲着要住在和她愛人相近的地界做事起見，她覺得這明明是交換，不該應那麼傷感的啊！同時生活的壓迫使她對於隔昨的肚饑起了害怕，一向對於每日的飯食是從未打算過的她，現在她却引以爲一樁頂重大的事件。

「我感得痛苦的是我有點愛你，覺得明天你便不是我的時，於是……」聲音是那麼柔和的。

（不，我不會離開你的，如果你可以忘記一切的話……）

一捲鈔票輕輕地塞進女人的夏季大衣的袋里——那白法蘭絨所製成的。

原是爲着生活啊，原是爲着金錢的，以熱情享客的結果是換得金錢。

「明天好去×地瞧心愛的人了，明天，出其不意的到那邊，使他意外地吃驚！」

女人愉快地，從牀上跳下來，狂吻着男子的眼，臉以及那兩片迷人的富有曲綫的嘴唇。

「謝謝你，我明天可以到×地去了！」

拉着外衣，輕捷地走出了房門。隱約祗聽得房里男子的嘆氣。

（受騙了，原來作下一切罪惡全爲她自已那偉大的戀愛！哦，明晚，她是在另個朋友的摟里了……）

男子傷感地想。

關防嚴密

妻：且慢一慢，搜搜看有阿有啥違禁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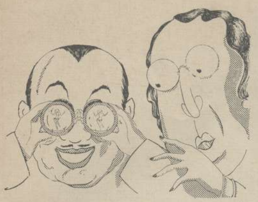
李康年作

黑羽之舞

玄色的髮，紅的唇，黑的羽和黑的飾品，白白的肉體，白亮的燈光，單純的色彩，感應了新感覺的直覺，熱的音律，熱的笑，急的步調（STEP），緊張的情緒，奔放着享樂主義者一羣的慾求，渾如一條黑流！這是晚秋時節在，×××舞廳重展中的印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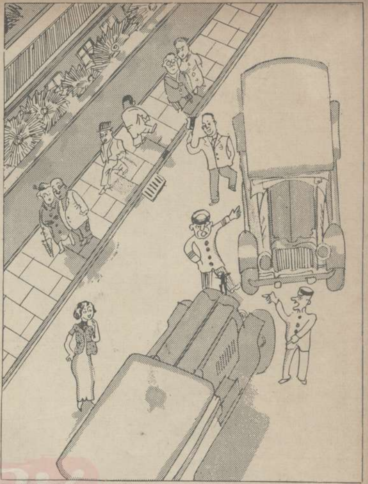
張英超作

兩性的糾葛



太太（近視眼）：誰准許你帶望遠鏡來！

姚一喃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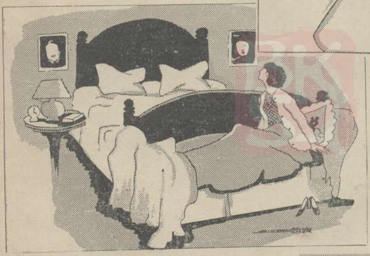
斜眼阿狗：狗食的，你連狗哄氣都沒有，會衝到別人家地方！

水泡眼老三：你自己眼烏珠不張張開，瞎衝瞎衝！

坐車男客（鬭雞眼）：小姐別動氣，有沒有受驚嚇！

坐車女客（瞇瞇眼）：看你嚇呆了，會不會叫你的車夫掉一掉頭！

宣文傑作



因變態心理而患失眠的少婦想：
（他問：未結婚前你架子何其大？
我答：女人都是這樣對付追求她的男子的。
他又問：難道男子就沒有報復的方法嗎？
我答：大半的男子都是傻瓜。看你這不饞的人想得出
什麼方法來！）
啊！難道他認真起來了麼？

王瀚泉作

生物學家的妻子（沙喉嚨）：愛的！鴨是不會吃蟲的！真的！

看着報的丈夫（野耳朵）：是呀親愛的！這正是一件大發明！你現在唱一支歌給我聽吧

妻：那是拿手好戲！可是，愛的！你喜歡聽那一支呢？

夫：那一支？我倒叫不出，總之我喜歡你立到有痰盂的那隻角裏，對着牆壁唱一支最長的，聲音最低的歌。頂好我坐在這裏聽；連要聽都聽不清楚的，這才好！

陳懷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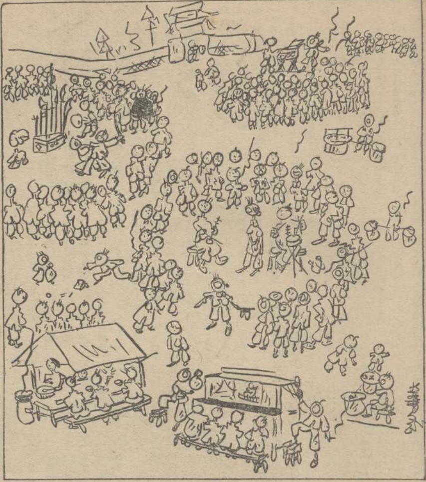
片斷的都市史料

顧客：多放一點吧！
伙計：好！

顧客：再放一點吧！
伙計：好！好！

顧客：再多放一點吧！
伙計：好！好！好！

王綠作



江北大世界 （即是在某一空地上偶然可能的集合。） 華君武作

不景氣嗎？生活過剩嗎？

沈寶輝作

雜論兒子

胡尚道

白種人(小孩)與黃種人(阿媽)。

張亦庵作

談起兒子，這眞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旋開話匣子，方圓勾股，路路通風，然而我個人對兒子的觀感，實有點「卻之不恭，受之有愧」的意味。

中國歷史上是主張大家庭制度和多生兒子主義的，什麼「九世同堂」，「五子登科」，「螽斯衍慶」，「多子多孫」，「榴開見子」，「天賜麟兒」這種說話無論貧富階級的百姓們都當作口頭禪。總是鼓吹人愈多生愈妙。粗製濫造不在乎。

雖然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生兒子之事，亦有非人力所能挽者，嘗見窮措大之家，開門七件事，尚難周全，而兒孫繞膝，倒成習慣，每年一育，兒子如串，一觸便發，不可收拾，惟富貴之家，每多乏嗣者，求子之難，眞難於上青天——傳宗接代，豈不名正言順？於是乎，調經種子之丸，固精廣嗣之丹，一時身價十倍，並得暢銷無阻矣——

「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再進一步，所有藉口，而實行「納妾」矣——算是孟軻替娶小老婆的辯誣，色情狂者那得不揚眉吐氣！因一子之問題，蓋涉及社會，商業，又供風流才子作護身符，兒子兒子，亦足以自豪矣。不過，同時，我要爲不養兒子的異性叫寃——舊式男子對於女子純然當作一種洩慾器械，洩了慾還不夠，更要強迫她做孵卵器，假使她做了幾年男子的洩慾器不見生產，一生幸福從此一筆勾消，男子可以借用孟軻的說話，公然娶妾，女子則不能任意改嫁。何蒼天之胡太不仁也!?

復次，先述一件小故事：從前科舉時代，某童生髫齡亦應考，身軀矮小，擠挨不進，由其父肩馱以入，主考官奇之，發問囑對云：「將父作馬」，此兒不假思索對曰：「望子成龍」——我們讀了對語，作何感想？誠然，天下父母，對兒子幼時撫養之勤勞，不外希望兒子有一朝飛黃騰達，陞官發財，俾便一子出頭，九親有靠！榮宗耀祖，猶其餘事耳。

然而，靠得住嗎？常言道：「有子萬事足，無官一身輕」，後句包含至理，不妨頷首默認；若前句，則我根本不敢信任，——充其量也僅乎對遙盡年高，求子若渴者的說法；否則，乃自欺欺人的冠冕話，是毫無根據的假定理！同樣地，還有一句老生常譚，叫做「養兒防老，積穀防飢」，後者原有理由，前者仍無保障，等於一張不兌現的支票——常見爲兒孫作牛馬的老父，殊少見爲父母盡劬勞的好兒子！洋化翻新，無奇不有。「孝子」之別解，蓋孝順我的兒子也！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等佳句，根本都是些空話！「慈烏反哺」，也幾成懸案；更有文采風靡者，居然多生兒子的人家，及夫老父母一有死亡，就活現無理的取鬧，甚至掀起貓哭老鼠假慈悲的風波，祇緣爭奪遺產之不暇也——兒子的意義，究不知在何處也！請看訃聞上，什麼「不自隕滅，禍延顯考」，什麼「奉侍無狀」，「泣血稽顙」，……死者已矣，不妨無的放矢，生者多情，從而發揚光大！兒子們更學以致用地發出許多計聞，藉先父行狀以換回三四千元的奠儀。難怪某君要贈死者一副輓聯云：「敢問先生，何必遺屍作產？」「豈知令嗣，竟能集腋成裘！」由此觀之，舉一反三，凡祇管抄老文章，順自做心愛事，堂而皇之，還不是兒子佔優勝的明證嗎？

兒子，就「弊」處言之，他不但能剝奪父母的愛情，而且，能損傷父母的事業！固然，大凡父母愛惜兒子的天性本是很飽滿的，祇因生殖太多，反被「好福氣」所累，經濟能力薄弱，家庭團體的生活費被兒子占去大半，那時候的兒子，已不是「愛情之果」，到變成一班搶麵包吃的人了！自然，益發是家徒四壁，室如懸磬者，漠漠的心頭，並不希望兒子，惟兒子倒不棄嫌陋，不約而來，不絕光顧！由「愈窮愈會生」，到「愈生所以愈窮」，完不清兒女債，做得出殘忍事，簡直哭笑不得？

今日大半預備，仍是大家庭時代，婚姻由父母作主 說自己娶妻，不如說父親娶媳，更來得確當，祇因父權高於一切，有一手包辦之制，但自己生的兒子，多少是要負起一部份的責任。但青年爸爸的煩惱，誰都不能否認——今舉一例，以概其餘，當我手執一卷，內心默契，正出神入化之際，或管城子在握，値構思運筆之時，而兒子們在身邊戲，全武行開演矣——我的心情又如何耶？此刻的討人厭，眞可以某漫畫家之話形容之：「不知道——我不知道小孩子從那裏來的，如果我知道，我要把你送回去！」不過兒子們固嬉皮笑臉哭鬧無常，我行我素呀。

憶陶淵明曾有「責子」詩一首云：「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按此詩幽怨兒子，已溢於言表；而結尾一句，是畫龍點睛法，從悲觀中透露樂觀的呼聲——「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退一步想：「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爲兒孫作馬牛——」兒子也，其如我何？

又見袁中郎與王百穀書，有云：『……此翁無子，身後得無他慮，是人間第一快事。但尚有一女，亦是孽障。男女有何用處？徒爲老年增幾重累，至死猶閉眼不得。苦哉——前過白嶽，見求子者如汝，不尋躑躅，僕亦隨衆命道士通詞，但云：「某子已多，此後只願得不生子短命姿數人合足矣。」聞者笑之。因書之井博足下一笑？』此種「膽大妄言」(？)被循規蹈矩的老學究們知道，一定要加他一個「故立異以爲高，故逆情以干譽」的罪名，然而，天曉得，不以心爲形役，終於成全了逍遙瀟灑的中郎——

至聖孔先師云：「食色性也」——西洋亦有「麵包與愛情並重」之語，可見古今中外對色情的意志，如出一轍；禁慾主義垂頭喪氣——終歸是消極的辦法呵——又何况我輩青年，男女間的一種「床笫行爲」，確不像年老人爲嗣續教訓所驅迫，生兒育子，有時雖爲因果關係，不過是附帶而來；總之，捨善用節制生育之法則外，決不能因兒子之牽累，而放棄了青春之火的意味。若因勢利導，則熊熊不熄，有兒還勝無兒，是則可以大有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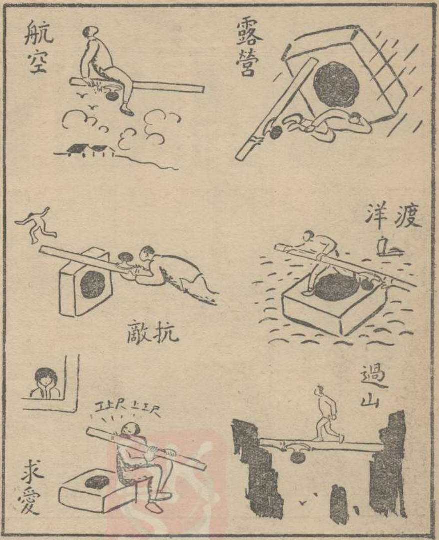
最後，我認爲與兒子，前世無寃，今世無仇，殊不忍處分過嚴——且爲國家造人民，爲社會謀福利着想，自應與以相當之待遇；况且自己亦是「兒子」的過來人，豈可再「請君入甕」呢？總之，我雖不致於唱咒兒歌，但我可擔保不會有「譽兒癖」——兒子的觀念存在我的腦海中，至少是輕如浮雲，淡似河水——

金瓶梅

第八圖　　曹涵美畫

白駒過隙，日月如梭，纔見梅開臘底，又早天氣回陽。一日三月春光明媚時分，金蓮打扮光鮮，單等武大出門，就在門前簾下站立，約莫將及他歸來時分，便下了簾子自去內坐的。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却有一箇人從簾子下走過來，自古沒巧不成話，姻緣合當湊着，婦人正手裏拿着叉竿放簾子，忽被一陣風將叉竿刮倒，婦人手擎不牢，不端不正，却打在那人頭上，婦人便慌忙陪笑，把眼看那人也是三十五六年紀，生得十分浮浪，頭上戴着纓子帽兒，金玲瓏簪兒，金井玉欄杆圈兒，長腰身，穿綠羅褶兒，脚下細結底陳橋鞋兒，清水布襪兒，手裏搖着灑金川扇兒，越顯出張生般龐兒，潘安般貌兒，可意的人兒，風風流流從簾子下丟與箇眼色兒。這個人被叉竿打在頭上，便立住了脚，待要發作時，回過臉來看，却不想是箇美貌妖嬈的婦人，但見她黑鬒鬒賽鴉鴒的鬢兒，翠彎彎的新月的眉兒，清泠泠杏子眼兒，香噴噴櫻桃口兒，直隆隆瓊瑤鼻兒，粉濃濃紅豔腮兒，嬌滴滴銀盆臉兒，輕嬝嬝花朵身兒，玉纖纖葱枝手兒，一捻捻楊柳腰兒，軟濃濃粉白肚兒，窄星星尖翹脚兒，肉妳妳胸兒，白生生腿兒。觀不盡這婦人容貌，且看她怎生打扮？但見頭上戴着黑油油頭髮鬏髻，一逕裏墊出香雲，周圍小簪兒齊插，斜戴一朵並頭花，排草梳兒後押，難描畫柳葉眉，襯着兩朵桃花，玲瓏墜兒最堪誇，露來酥玉胸無價，毛青布大袖衫兒，又短襯湘裙碾絹綾紗，通花汗巾兒，袖口兒邊搭刺，香袋兒身邊低掛，抹胸兒重重紐扣香喉下，往下看，尖翹翹金蓮小脚，雲頭巧緝山鴉鞋兒，白綾高底步香塵，偏纖登踏，紅紗膝褲扣鶯花，行坐處風吹裙袴，口兒裏常噴出異香蘭麝，櫻桃口笑臉生花，人見了魂飛魄喪，賣弄殺俏冤家。那人見了先自酥了半邊，那怒氣早已鑽入爪窪國去了，變做笑吟吟臉兒；這婦人情知不是，叉手望他深深拜了一拜。說道：奴家一時，被風失手，悮中官人，休怪。那人一面手整頭巾，一面把腰曲着地還喏道：不妨，娘子請方便。却被這間壁住的賣茶王婆子看見，那婆子笑道：兀的誰家大官人打這屋簷下過，打的正好！那人笑道：倒是我的不是，一時冲撞，娘子休怪。婦人答道：官人不要見責。那人又笑着大大的唱箇喏回應道：小人不敢。那一雙積年招花惹草慣覷風情的賊眼，不離這婦人身上，臨去也回頭了七八回，方一直搖搖擺擺遮着扇兒去了。『風日晴和漫出遊，偶從簾下識嬌羞，只因臨去秋波轉，惹起春心不自繇。』這時婦人見了那人生得風流浮浪，語言甜淨，更加幾分留戀，倒不知此人姓甚名誰，何處居住？他若沒我情意時，臨去也不回頭七八遍了。却在簾子下眼巴巴的看不見那箇人，方纔收下簾子，關上大門歸房去了。看官聽說，這人你道是誰？却原來正是那嘲風弄月的班頭，拾翠尋香的元帥，開生藥舖複姓西門單諱一箇慶字的西門大官人便是，只因他第三房妾卓二姐死了，發送了當，心中不樂，出來街上閑走，要尋應伯爵，到那裏去散心耍子，却從這武大門首經過，不想撞了一下子在頭上。……

神通廣大



(四川)文石作

語絲

洪鵠

一個十年前因爲患天花而變成瞎子的朋友常悄悄地對我說：『假使我能夠重見光明，那我要多麼快樂啊！』其實現在的世界已經沒有十年前的世界那樣光明了。假使他的眼睛眞的亮起來，看見這灰黯的世界，恐怕要大失所望吧。

● 衛生家說：『現代的人，每天至少要漱口五次。』原來現代人的嘴巴變得這麼齷齪了。

● 道學家聽見了衛生家的話以後恐怕要說，現代人每天至少應洗耳十次吧。

● 蟬聲消逝，便是蟋蟀的天下了。相差不到幾天的。

● 內政部長往往兼理財政部長職。苛政猛於虎這句話也不妨用到家政上來。

● 『色即是空，空是色。』這一句也是空的。

● 「財實」「才幹」，任你選一樣。魚好，熊掌到底也不錯。「才幹」不能使鬼推磨，還是「財實」好。

● 近來女界盛行露腿露趾。小姐們，請先看看您的脚上是否有瘡癤的遺跡。

● 今年大字商場。出品滯銷。原因有二，第一是因爲貨品的粗製濫造，第二是受不景氣風潮的影響。

● 三四個月不曾發餉。某丘八才領到餉款大洋兩圓，歡天喜地。頭一天便到市上去買絲襪一雙，價洋八角。從第二天起，該丘八又是一條窮光蛋。

● 法國和德國一直就好像有甚麼不共戴天之仇似的。最近德國總統興登堡逝世，法國報紙在幸災樂禍之餘，並大事宣傳說「興登堡遺囑確係僞造」云云。不知該則新聞是否也是「確係僞造」的？

● 法國某科學家說：假使人類能夠一直常態而合法地呼吸下去，可以把年齡延長到兩百歲云云。不知這樣活着又有甚麼用?!

● 新聞記者問黃郛曰：『先生可曾接到殷同來電？』黃郛微笑答曰：『不曉得！』友人問我曰：『黃郛可曾扯過謊？』我也微笑答曰，『不曉得！』

● 廣東政府十年前控告捷克某軍火商騙案，控訴狀已於今年送達捷克政府。中國官廳竟然也會創立一種世界新紀錄，實係奇蹟。可喜可賀！

● 查禁萬國儲蓄會案，大約也儲蓄起來了。

嚼舌根

葉川

（一）

吳稚暉，善書法，尤擅篆書。友朋請他品題寫對的很多，但是除掉他在興緻濃郁的時候，他決不肯提筆的。吳氏又明醫理，偶有小病，終是自己診療，自己開方。有次他妻子病了，吳稚老就親自替她診脈，照例是該開方了，那天他不知怎地興會所至，竟將藥方上的字句都寫了篆書。就命傭人去藥舖配藥。不一刻傭人回來說店夥識不了這些，藥也配不了。吳稚老聽了怒氣冲冲地說道：「該死！這般簡易的小篆識不了，我寫了石鼓文又將怎樣呢？」

（二）

民國二十年冬，葉楚傖回到故鄉（周莊）去，那時鄉間一般小戶人家聽了這個消息，就在葉氏到家的那天，都在門口點燭焚香，甚有頂禮膜拜的，表示歡迎他，但是葉氏卻沒有明白這個意思，他想定是有什麼廟會，才值得他們這等的愼重其事。

（三）

蘇州謝衙前有一基督教堂，老牧師麥××，美國人，自言幼時曾得上帝之救，得慶更生，所以，篤信「上帝救我」之道。平日，隨時隨地都會替耶穌說教。一日，清晨，見途中許多婦女洗刷便桶，桶蓋上有縱橫木條二根，頗似「神聖」的「十字架」，老牧師見了不禁大怒，認爲這是有意侮辱上帝，侮辱教友，堅欲拘往公安局，後經中國牧師盛某一再解說，始釋然莞爾。

（四）

蔡孑民以不結婚爲好；蔣夢麟說五十年內結婚是需要的；李石曾說：婚姻制度會隨着社會的演進而縮小到不結婚。

（五）

某次汪精衛說：「有錢的人家，沒有病吃藥，中等的人家，有病吃藥，沒有錢的人家，有病沒有藥吃。」

初次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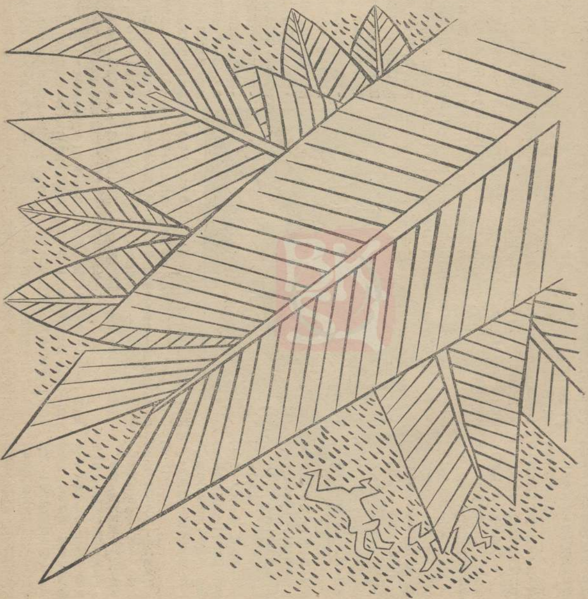
阿英是一個健美的村姑，校役仁林介紹她到上海做些工作，第一天就叫她當許多男子面前脫去內衣，處女的羞澀，急得她哭起來！女生見機地授意使男生退出去，把門關上十分鐘後，富有彈性的肉體已整個陳列在寫生台上，男生就像海寧潮一般的擁入，從此一天二天竟使她失去了羞縮心理！

董天野作

蟋蟀何須叫不停，
比奴强過兩三分；
奴是孤單還獨宿，
你得雙雙守枝根。

脚登板凳手爬牆，
兩眼睁睁望情郎；
昨日爲郎挨個打，
情願挨打不丢郎。

民間情歌



毛公館的老鬼

張方

毛公館一到晚半晌，顯着特別清靜；老太爺，老姨太太，老爺，太太，孫少爺，孫奶奶……這一窩人，放下飯碗，扔下筷子，彷彿開籠的鴿子似的，一個接着一個都朝外飛。

左不是：聽戲兒，瞧電影，逛窰子，上舞場，打麻將，推牌九……誰又肯悶在家裏，坐冰桶似的受涼氣?!有的是現成的錢，反正誰也不能便宜誰！大傢伙足玩足樂——

「我作了大半輩子清如水明如鏡的官，歷根兒可沒貪贓舞弊，撈過黑心的錢……」老太爺時常嘀咕這些話，可是誰也沒敢問他老人家這些家當，是從那兒來的；反正誰也不是獃子，肚子裏明白就得啦！

劉達打二十來歲就在老太爺任上當跟班，一恍又是二十來年，一直到如今也沒離開毛公館。如今已是近五十的人，眼瞧着一年老似一年；一個大光棍，連媳婦兒都沒弄到手。臉下幾個工錢，老太爺也不管人家樂意不樂意，楞要替他存起來，說是將來做棺材本。

別管人家自個兒天天到外面找樂，化錢跟用水差不離；可是對底下人「窮」的一個大宅門，除去上房老媽丫頭，才用三個男傭人。廚子汽車夫他們是燒飯開車，旁的事滿不管，都歸劉達一個人，幹得了也得幹，幹不了也得幹！

這些年劉達瞧老爺太太們，吃得好，穿得強，不用提那份兒舒坦；為什麼自個兒總得像老牛似的奔呢？生活又多錢又少，受累有誰知道？夾着受氣挨罵！以前在老太爺面前辭過好多次，打算到外面混混，可是他不讓走，說什麼：「你是我們的老家人，忍着點，將來有你的好處……」

劉達心眼又誠實，三句半好話一說，就沒有主意。如今人也老了不中用，想走也不成，活該認命，誰叫自個兒沒有發大財！有了錢不是才能像老爺太太那份舒坦嗎！

前幾個月劉達打廚師付那兒，才知道大街上有賣什麼什麼獎券，化一塊錢，馬上能得好幾萬。總算老天爺開眼，賞給他一個發大財的機會。可是挨着買了幾次也沒撈着什麼同來。

離着這次開獎沒兩天了，劉達心裏一發狠，打算多買上一塊錢的！發財也得大大兒發一下！可是每月三塊半的工錢，老太爺總沒痛痛快快的挨月給，高興了就賞一塊兩塊，如同在割他的肉似的，前兒個想跟他借兩塊，正趕氣門上，就沒答應。擠得沒法子，到了晚上，偷偷兒把棉袍，夾襖褲，小褂掛……撿出一包，當了兩塊錢，拎着熱和勁，就把錢換了獎券。到家心裏撲騰，連覺也睡不着，盤算怎麼去化這好幾萬塊的錢呢？

今晚老太爺包了一個廂，帶着老姨太太聽戲去了；老爺蹓到小公館；太太到王師長家裏打牌；少爺少奶奶摟着腰出門，大概是上舞場。劉達白天幹了一天的活，渾身不得勁，嗓子裏只發乾。回到門房，就衝坑上一躺，打褥子底下取出一個小紙包，打開裏面一張當票同兩張獎券，翻來翻去，正在瞧着，眼前一黑只冒火星，身子有點恍蕩——

彷彿有人在他肩膀上先拍了一下：

「劉爺：您的獎券中了特獎啦！這兒給您道喜！」劉達一聽是廚師付的話聲。

「他媽的！咱今兒也成了老太爺，再也不幹勞什仔的聽差！」想着猛的打坑上蹦起來；覺着腦門發暈，頭重得抬不起來。心裏可明白：「剛發財的人，都要犯這病！」

一會兒也不知那兒跑來男男女女一大堆，有的喊他：「爺爺！」有的叫他：「爸爸！」就不用提那份熱鬧。劉達暗想：「如今有了錢連兒子孫子也有啦！」

瞧這大洋樓，大桌子，大椅子，大銅床……比毛公館可又講究！從前沒有穿過的綢兒緞兒，沒有吃過的魚兒蝦兒，也都穿到吃到。心窩裏一樂，不由地就喊：

「我作了大半輩子清如水明如鏡的官，歷根兒可沒貪贓舞弊，撈過黑心的錢……」這些人聽了都裂開大嘴樂，聲音像打雷似的，一摸腦袋上發燒——

某要人之字紙簍

沈鐵如作

自已又像坐在一輛又寬又大的汽車，正想：「有了錢想什麼有什麼！」一瞧身旁有一個娘們，比毛公館姨太太太太少奶奶還要漂亮，不圓不長的臉蛋，大眼睜，黑眼圈，上面蓋了一條線似的眉毛；燙着如洋錢那麼大的一個一個圓圈的頭髮；飛蟲兒翅膀那樣透明透亮的衣裳，裹着不肥不瘦的身子；胸脯突出大饅頭似的肥乳；旗袍叉縫裏露出大腿，比肉舖裏掛的小蹄還要白還要嫩。活了這麼大歲數，從來也沒瞧見過跟仙女似的娘們，瞧着瞧着，好像身子發抖，一下就倒那娘們的身上，又顫又暖，簡直如同在棉花堆裏。這輩子也沒挨女人，敢則有上了電似的舒坦！不怪老太爺到六十二，還討一個十七歲的姑娘做姨太太……。

眼前又顯許多戲台上打紅綠花臉一樣的人，手裏都拿着手槍，刀子……眼睛瞪成合桃一般兒大，個子又高，身量又壯，一齊大聲叫喊：

「姓劉的！你要錢還是要命？」

劉達渾身打抖，心想：「我還沒有享福，我是不能給錢的！」想說話，可是嗓子裏像堵了東西，出不了聲；想逃跑，身子如同壓着石頭，不能動彈——

「礮……」的一聲，劉達知道自已中了槍彈，老命是完了。一瞧手裏還抓了獎券，偷着裂了嘴笑了笑想：「我的錢，這羣強盜可沒搶去啊」！

毛公館的電鈴響了半天，廚師付打門房慌慌張張，跑出去開門，老太爺同老姨太太站着瞪了眼正想罵街；廚師付搶着說：

「老太爺：劉爺斷氣啦！」

「混蛋！什麼事值得大驚小怪，難道叫我替他送終嗎？」老太爺以為這是小事，又問：

「怎麼死的？」

「我收拾完廚房到門房，瞧着劉爺直躺在牀上，一個手抓住獎券，一個抓住當票，嘴邊一攤白沫，身子早殭啦……」

「別廢話！誰聽你那一套!?趕快到合順槓房，說我要一口施棺材，再讓他們找幾個人抬出去不就結了嗎！」

「戲又不好，偏遇到這老鬼沒處死，死在這兒……」用手絹堵着鼻孔，嘟嚷着拉着老姨太太鑽進裏院了！

現代孔子

程柳桑作

廄焚，子退朝，曰：『傷馬乎？不問人。』

小麻雀兒

黃嘉音 作

八哥雄姿，始終盤踞在我童年時代的腦海中。

如今每當走過西藏路，在跑馬廳畔，看見那班手托鳥籠的有閒人物，聽到那嘈雜的小鳥歌唱之聲，不由得總會憶起童年時代的心情。

小的時候算是一個喜歡養鳥的小孩。哪，一放學回家，便馬上約齊小伙伴，扒上牆頭，爬上樹巔，鑽進灌木叢中去。儼然是一羣勇不可當的小英雄，討伐叛賊；又像是一隊精靈勇敢的大偵探，搜索贓品。哪，我們是在搗鳥巢，搜鳥蛋啦。那一粒粒的，花點的，青的，白的海邊的石卵兒似的小雞蛋，怪玲瓏惹人愛的。有時候母鳥還在孵蛋，孵了一半，被我們嚇逃了，那鳥蛋就還有點微溫。我們便拾下來，用白棉花包上，擺上玻璃面的匣子里。希望棉花可以保持那鳥蛋原有的溫度。滿望幾天以後，我們可以看見小鳥兒從蛋中孵化出來。然而我們始終失望，我們的人工孵蛋法是失敗的。

有一次，一位鄉下來的朋友。答應要送我一隻剛要學飛的小八哥，幾乎把我樂得廢寢忘食。我連忙　理我的小鳥籠，用水沖抹乾淨，用乾布揩乾，在鳥籠的正中擺着一根枯樹枝，做小鳥站立的地方。又拿出飼鳥的小瓷壺來，注滿清水。又急急地跑出去買豆腐，買牛肉，預備歡宴我的新的小友侶。後來那位朋友把小鳥送來了。毛是黑色的，嘴是黃的，翼上的硬羽毛剛要長出來，幹上顯出天青的顏色。我喜歡極了，把它關在鳥籠里，整天餵牛肉豆腐給它吃。很快地我們熟起來了。每當我走近鳥籠，它總喳喳，喳喳地叫起來，叫的時候擺動雙翼，表示歡迎的意思。我把鳥籠放在走廊角上的金魚缸邊。每天早晨起牀，第一件事就是探望我的小鳥。我剛要下樓的時候，便噓，噓地吹起口笛來逗它；它一聽到我的聲音，曉得我起牀了，便跳着喳喳，喳喳地猛叫起來。

我的小鳥一天天地長大，羽毛漸漸豐滿，在黑中透亮了，眼睛也從青褐色轉成純熟的橙黃色，嘴根上長出一叢黑色的細毛來。多美麗，多雄壯，這是雄性的表徵，雄性的驕傲。

因爲是剛要學飛的小鳥，很馴的，一點也沒有野性。起初還不會飛，我們時常放它出來，讓它在走廊上散散步。現在會飛了，會飛上金魚缸緣。飛上曬衣服的竹竿上去，也會飛上矮牆頭。可是這不要緊，它不會飛掉的，祇要我噓，噓地吹起口笛來叫它，它便會跟着聲音的去處飛回來了。起先有一次，它聽見屋頂上大八哥叫的聲音，也跟着應和起來。慢慢的竟跳上牆頭，飛到屋頂上去了。起初我真嚇得慌，恐怕它會跟着

『家中近況如何？』

謔而不虐章

律師：你爲什麼要和他鬧離婚呢？

女人：太不平等了！

律師：什麼不平等？

女人：重量不平等嘛！

（廖冰兄作）

客人：修髮多少錢？

髮匠：四角錢啊，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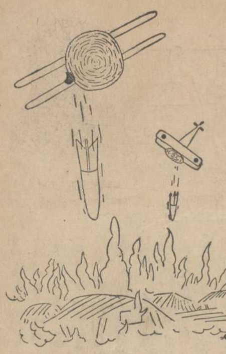
客人：那麼我給你兩角好了，因爲我只一半的頭髮。

（陳桐作）

大鳥飛掉的。我忙跑到二樓的走廊上去，噓，噓地吹起口笛來，可是它儘管欣賞着屋頂上的風光，不理不睬。我爬到二樓的窗口去叫，也沒用處。我重新跑到樓下來，遠遠地在庭前叫它，又奔到樓上去，在走廊上，在窗口叫它。最後我想到一個法子了。我下樓來，提了鳥籠，站在庭前，耐着性子，以非常友好的態度，重新鼓着勇氣噓，噓，噓地吹起口笛來。它看見鳥籠，它飛回來了，自已鑽進鳥籠里去。我這一樂眞是非同小可。從此我倍加愛護我的小鳥。

我每天早上起牀，便把它放了出來。讓它跳上牆跟，飛上屋頂，飛到樹枝上去，又飛回來。它時常飛掉，不見了；可是過了一會兒，又重新飛回來。到黃昏的時候，太陽一下山，它便自已跳回鳥籠里去，每天都是如此的。

可是有一天，我才放學回家，跑到金魚缸邊探視我的小鳥，它是飛出去了。我叫它，沒有回音，我到鄰近的地方遍處搜尋，一點也沒有它的蹤跡。我回家來。我又吹口笛噓，噓，噓，噓地叫它，還是沒有回音。太陽快落山了，它還沒飛回來。我幾乎發狂。我倍加努力地找它，叫它，可是太陽下山了，天黑了，它終於不會飛回來。我晚飯也吃不下，我傷心，我躲在房間里哭，第二天我一早就爬起來看我的鳥籠。還是空空的，它昨晚不會回來。從此它永遠不會飛回來了。我親愛的小鳥，它不曉得飛到那裏去。它昨晚不曉得睡在那里。不曉得它可還在人間，活活潑潑地跳着，叫着；還是已經被可惡的小貓吃掉，永眠地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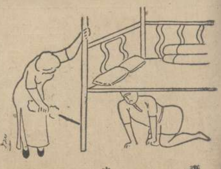
鐵鳥下蛋——一二八的慘痛回憶！

我養過不少的小鳥，我所養的小鳥也死掉了不少，可是這一次要算是我養鳥史中最傷心的一頁。記得我們房子隔壁有一個大祠堂，牆壁是用泥土築成的，牆上有一個個拳頭大的窟窿，是小麻雀的安樂窠。我們每當聽見小麻雀兒吱吱喳喳地索食的聲音，便曉得雀蛋是孵化了。好容易一天天地等到小雀兒長大起來，快要學飛的時候，便約同小伙伴們，扛了竹梯，爬上牆頭把小雀兒抓下來養。大麻雀失掉了小麻雀兒，便發狂似的吱吱喳喳亂叫亂飛。大人說大麻雀在罵我們了，說被麻雀兒罵的小孩是要生癩痢頭的。可是我們不管，我們抓到小麻雀便歡天喜地，小心保養它們。我們終不會生癩痢頭

我們養過許多次數的小麻雀，可是每次都沒有好結果。小麻雀兒不吃我們給的東西，把飯粒硬塡進去也沒用，還是要吐出來的。所以小麻雀在我們的手中至多兩天便死了。

近來看到報上記載東北義勇軍首領趙鐵梅被僞政府捕獲監禁的消息，說趙鐵梅在僞監中拒絕進食，說『好男兒不吃僞國飯。』看到這句話，誰會不被那堅貞卓絕的英勇氣慨所感動呢？我覺得慚愧！

如今每當走過西藏路，在跑馬廳畔，看見小麻雀兒在鳥籠里張大嘴啄吃東西，吱吱喳喳地歡叫，好像鳥籠兒是它們的安樂窠似的，我總會不由得憶起童年時代的心情。我慚愧。我對那些不吃我給的飯粒的小麻雀兒表示敬意！



妻：你出來不出來？

夫：丈夫說不出來便不出來！

（統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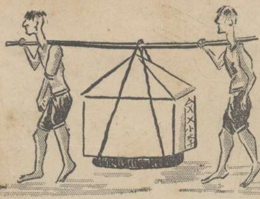
小兒：媽！我聽見爸爸說 媽媽是從堂子裏娶來的，是嗎？

媽媽：婊子養的！胡說！

（王瀚泉作）

考察泉州各小學印象記

林競志



(一)建築在碼頭苦力的肩上者。

(二)建築於花叢上者。

(三)建築於香烟金櫧之上者

(四)建築在猪的上面者。

辦學校當作一件面子戲，所以東辦西辦，辦得不亦樂乎！就如某校區內娼妓樂所較多的，便收花捐，這裏的小學校，便建築在花叢之上；某校地近關夫子廟，便從廟裏去鑽；所以屠戶，碼頭苦力，船戶等等皆得被請傾囊相助。要是去見那吃教育飯的上司，便兩手拱拱說，那來的錢辦這許多小學校呀！

◎全體糞夫宣言

照得東方早放魚白，快點起身，預備工作。「倒馬桶倒馬桶」，聲調要高，喉嚨放直，雖說好夢驚回難覓！却怪我不得，我不倒空馬桶，你們酒肉飯羹，何處排洩？嘻嘻吁！特此佈告。

康作

讀者公開信箱

本刊編者願與讀者及一般的熱心的投稿者打成一片，故特闢此欄，歡迎一切詢問，但以篇幅有限，來函冗長恕不刊載，來信請於封外書明「讀者公開信箱」字樣。

(問)時代漫畫彩色頁如何畫法，是否須自行上色；抑於紙上注明色彩即可？（上海・華君武君）

(答)有二種方法：一種是完全着好色彩，原稿尺寸須依照本書一樣大小，一種是作好黑白畫，惟畫稿尺寸可儘量放大，祇須隨附設色小草樣一紙，便能製版。如第一方法祇合用於封面，裏頁概須照第二種方法畫，此固為符合目下印刷上之便利，並非指作畫上應有此一限制也。

(問)(一)投漫畫稿要用什麼紙？(二)漫畫要到怎樣地步，才是投稿的資格；(三)初投稿漫畫的人，當是幾有規律？（上海・邵賡年君）

(答)(一)無論用什麼硬一點的潔白一點的紙都可以，並請注意下期本刊將發表的「漫畫一夕談」。(二)(三)祇要在技巧上能活生生地，誇張地把自己要借圖畫表達去的思想呈現出來，在思想上有正確的社會意識，不開倒車，不提倡低級興趣，處處站在批評人生的立場上努力，便是一個漫畫的資格與規律。

(問)用青蓮墨水畫了，究竟能製版否？(在論語投漫畫稿，亦用青蓮色，何以能製版？)（杭州・黃崇君）

(答)青蓮色依製版法上，完全不能感光，故無法製版。（論語畫稿，有時由此間服務人，用墨將原稿描過，然未嘗不惴惴於有失原稿之精神。）

(問)若黑底繪白，此種白粉用何種最佳(何處出售)？何以用馬利廣告畫白粉。不能用鋼筆，在繪時粗細不勻，有時或致斷斷續續，不知何故？（上海・魏冰石君）

(答)白粉以卡德牌者最佳，另有一種同樣牌子的白墨水用作劃綫尤佳(商務書館等有售。)或許馬利牌中白粉一項，質地欠細，膠質過重，故作沉澱狀，有時易變色，祇能塗塗用。

(問)九月特大號封面之第七號中國的有數人物，未知係何人？（江灣・高文瑞君）

(答)浙東財團系統中之大柱子張靜江先生。

編後記

編者在工作第八期和第九期的過程中，喪失了唯一愛女——和平，她是稚小的，嫩芽一般地，現在是完了！眞使我不得不嘗到感情上重重的苦味。可是我竟得到一個覺悟：細想一個孩子，是公衆應該愛護的，但我們竟把她蓓蕾的生命，大半因了疏忽的緣故，經不起外界風捲殘葉一般地把她毀滅了！難道父母眞的忍心疏忽嗎？醫師眞的不盡心醫治嗎（當然我不完全懂醫理，我就批評不出。）？但我探求這問題，至少，是一個健全的生命存在的條件，豈可缺少一個健全的社會組織!?使她欣欣地向榮着，其中不知要絞多少人的腦汁，化多少人的力量，無論是醫理，看護，營養，鍛鍊細目細節各方面，大家合作着建設精巧而避免幼稚拙劣的技術，不能再由一般盲人當了舵，無形中葬送了許多生命！所以我那裏有悲傷的餘地，自己知道慚愧，我不能充亮眼瞎子。編這樣一本書，何嘗不像我的孩子生命一般，是要請多少健全份子來診斷，來救護這個孩子的生命！

更正啓事

本刊九期第十二頁有「黃作豪作」之連續漫畫二幅，乃廣州「彭星光作」之誤，合亟

現代書局

時代

凡是時代人物，時代生活。時代知識等等都是本刊所樂於介紹，反過來說，介紹時代上一切的一切就是本刊唯一的使命。編排之新穎，內容之充實，爲任何書報所不及，且每期有葉淺予先生傑作長篇滑稽畫王先生刊載，笑話百出，滑稽非凡。本刊全部用最新影寫版精印，爲中國畫報中之矯矯者。

論語

論語爲中國唯一的幽默刊物，執筆者都是國內第一流的作家，內容幽默豐富，趣味濃厚，極恬淡，清遠，精警，其中尤以每期刊載林語堂先生所著之『我的話』及徐志摩先生遺著『愛眉小扎』等稿，更臻上乘，按期尚有漫畫四頁，意義深刻，諷刺社會，入木三分，凡愛讀幽默刊物者，捨此莫屬。

時代電影

在這裏告訴了你們所要知道的影人趣事，銀幕祕密。圖畫方面，有中外明星近影，新片介紹，電影漫畫等，文字方面，有準確的銀海消息，有公正的新片批評，有珍貴的明星小史，全部用最精銅版紙和玉色象牙紙印刷，封面及封底用彩色銅版精印，非常生動美麗，鮮艷奪目，凡是影迷者，不可不看『時代電影』。

兜安氏秘製 保腎丸

使君腎力強健

背痛腰痠精神不振即為腎虧現象速服兜安氏保腎丸使可病去身健重使生活愉快此丸專治腎虧諸症素稱效驗患者速服之試看其恢復康健之如何迅速患者除服兜安氏保腎丸以治其腎病更宜兼服兜安氏小粒通便丸以清腸胃

上海江西路四八九號 兜安氏西藥公司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時代漫畫

第十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叁肆零柒號

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

每冊二角

主編 魯少飛

發行 張光宇

出版 時代圖書公司

定閱價目	冊數	全年十二冊	半年六冊
	國內	二元四角	一元二角
	國外	四元	二元

寄費在內 郵費通用 足實洋代

日本台灣朝鮮香港作國內算 澳門作國外算

編輯所 上海漢口路同安里內 電話九三六八八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〇〇號 電話九二〇三一

廣告價目		
封底	每方吋二元半(三色)	
裏底	每方吋二元半(三色)	
裏封	每方吋二元半(三色)	
普通	每方吋一元半	

MODERN SKETCH
Published by The
MODERN PUBLICATIONS. LTD.
300, Foochow Road, Shanghai.
Tel. 92031

時代漫畫
10.
十月之黃金！
陶謀基作